



登記號 000044

類號

類別 子部 小說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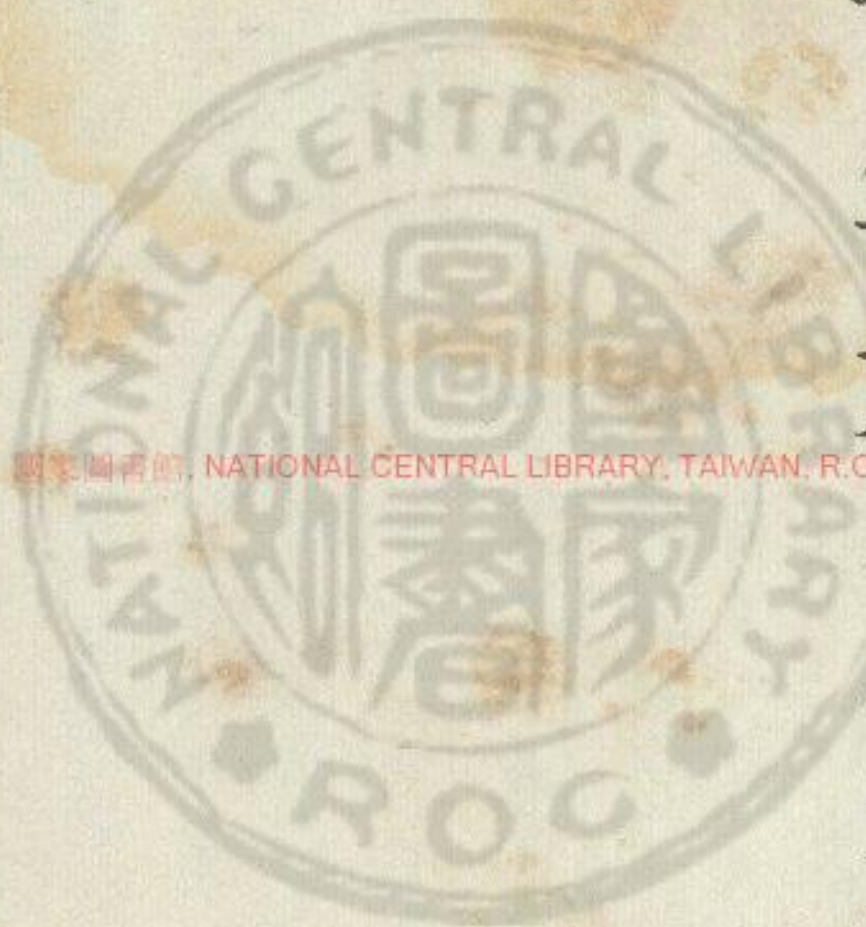
全書 一函 八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書舊有二刻。一王余州本。一表襲本。皆三卷。此本八卷。韋虛劉應登刊
舊注刪中十卷。二三間有應登自注。雖上訓釋無可考。以其自序云。丙戌
長夏。病思多。聊手校字。本明年授梓。書中過宗。仲缺。羊應登。當為宋
人。丙戌。理宗寶慶二年也。然中有須溪劉友翁評。友翁。宗本。人。宗。止。上。距
寶慶丙戌。計四十年。其評未行。應登無由采之。友翁。宋。諱。通。知。後。宋
所竄入。何以言之。前二卷。題名。劉。友。翁。此。刻。卷。三。始。題。云。宗。諱。川。王。劉。義。慶。撰。梁
劉。孝。標。注。為。一。行。須。溪。劉。友。翁。批。點。為。一。行。此。必。原。刻。換。人。注。人。分。列。一
行。後。并。為。一。行。即。以。所。竄。一。行。補。列。劉。友。翁。姓。氏。前。二。卷。偶。脫。之。或。是。補
刻。不。堅。道。州。損。落。評。語。法。互。各。條。未。行。編。刻。未。行。其。宜。則。移。上。方。亦。有
是。刻。去。本。文。重。為。編。刻。以。留。餘。地。無。越。行。者。此。尤。補。刊。之。迹。顯。然。可。認。原
刻。題。將。補。入。之。字。不。堪。寓。日。蓋。宗。元。之。際。右。為。評。本。如。少。凌。訛。一。致。感。行
於。時。坊。肆。借。以。售。多。每。半。葉。十。行。二。大。小。皆。十。七。字。以。今。本。勘。之。卷

一管富華教魁菜一則今存与上一則誤合为一此存不誤字亦題
有異因爲方邪中張滄印先生藏書 翼省汪先生受古文學
得於其仰出以相示爲書數語以告先緒七百葉昌熾





晉人樂曠度多奇核故其言語文

章別是一色世說所覩已說為晉作

及於漢魏考其餘爾雅典雅亦如

左氏國語馳騫亦如法國策而清

微簡遠亦如玄勝柴柔如術虎度



江安石教兒棧鋒似沉潛稔又冷
類入人夢思有味有快噉之愈多
嚼之不見蓋于昔汝公刺以一言半

句為詩子之目未若汝宋人士倪焉下
筆始定之名價臨川美之述五月言簡

有注及正之河庚亥之裁豈不或有是
考頌之使學法至並行也晚及淺俗亦
解人正亦乃烏乎人言江左清談遺

事繁之一老出其游戲餘力尚足辨此旨

萬之敵亦淡之宗歎抑多耶其文而

非論其人也丙戌去及病且無聊因

多校索本精刻其在注間跡其多悌

義明季以授梓迺五月收梓成耘

廬劉應登白其其端是為序

世說新語卷第一

五且熾福

漢高

張氏

國子監

東平府

德亭

德亭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
清天下之志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
欲先看之欲使看孺子而主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解謂
不暇燠吾之禮賢有何不可仲舉名蕃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間席

謝承後漢書曰徐輝字孺子豫章南日人
清妙高蹈超世絕俗前後為諸公所居錄

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常預灸雞一隻以
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墜外
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
置前酌酒畢留蜀即去不見喪主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
心已復生矣

子居別見典畧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
人時論咸云顏子復生而法出孤齋父爲
牛醫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也後
見袁奉高曰鄉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
曰卿見吾叔度和戴良少所服下見憲則
自降簿張然告有所失母問汝何所不樂
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詹之
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泰至汝南造袁奉高閱車不停軌
不輟軌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

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此本語。至奉高。清而易。擣學。有味。不冒去。

續漢書曰。郭林宗。大原介休人。少孤。年二十。行。李至。城阜。屈伯彥。精廩。乏食。衣不蓋形。而趣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不濁。易見。不清。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難知。故是能言。

李元禮膺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

此復何尚德行

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曰荀君清識難

君至德可師

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穎川潁陰人也所授韋襦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爲英爽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歟世除林慮長不之官人亡不足天爵有餘

陳大丘寔詣荀朗陵淑貧儉無僕役乃使元

方紀將車季方謹持杖從後長文羣元方子尚小

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

六龍下食皆淑之子文若或緝子淑孫也亦小坐著膝前

于時大史奏真人東行六龍語都又云元禮有五百里爲後不可少

或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何
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
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可測之深上爲甘
露所濡下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
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何功德與此意是尚竟以此語爲煩
陳元方子長文羣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忠
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
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家語

魏書羣字長文祖寔謂宗人曰此兒必興

吾宗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

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
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
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
敢獨止巨伯曰友人病不忍委之寧以我
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
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荀氏家傳曰巨伯漢世武帝時
人也亦潁川人未詳始末

巨伯固高以賊
亦入德行之世矣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閑室之內儼若朝典陳
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
雍熙之軌焉

歆字
子魚

得
可觀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米見地有片金管揮鋤
與瓦石不異華捉而置去之又嘗同席讀書
有乘軒冕過門者寧正視如故歆廢書出看寧
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投擲未害其真強主
優劣其優劣不在此

傳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管仲之後
魏畧曰寧少恬靜與中友柳原華子魚有仕
宦意及子魚爲司徒以上書讓寧寧聞
之笑曰子魚本欲化小吏故榮之耳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臥歆蠟日嘗集子姪燕
飲王亦學之有人向王公華說此事張曰王之
學華豈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名
言

魏書朗字景興東海刻人
晉張亮議曰蠟者台聚百物索饗食之

華歆王朗俱乘舡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
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
捨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
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
此定華王之優劣

評

閱世而後知其難賴有此語又
云晉書華二渡勝二人不可以不察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
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
祥嘗在別床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臥起空
斫得被既還知母憊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
於是感悟愛之如已子

冀預晉書曰祥以後母於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虔檄為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寔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朝相終始皆祥之報

晉文王司馬昭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

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

魏氏春秋曰嗣宗宏達不羈不拘於俗王然高邁李康家誠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曰必不復問康康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固為本復問康康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者誰哉乃率故大尉荀景倩率近世能慎者誰哉乃率故大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

溫恭朝夕
執事有恪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

色王隱晉書曰嵇本姓奚其先徙譙國銍縣

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銍陝東切音堂地理志沛郡銍縣

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潛冲在襄城面數百

未嘗見其疾声此亦方中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

床言其立和哭泣備禮武帝謂劉仲雄毅卿數

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使人憂之仲雄曰和

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

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

嶠而應憂戎

四

晉人故別爲至也亦復別令之謹也

晉陽秋曰

肉或觀弈碁而

俗

狗

禮制

飲酒

食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楷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布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四

此語可入佛經主請節已奉不足中表恨編

梁孝王子字子徽趙王倫字子彛

釋我從祖語似同時

王戎云太保祥

祥

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

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

四形容其至

王安豐戎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吊之曰若

使一慟果能傷人。潘冲必不免滅性之譏。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

劉道真嘗為徒。

謂徒罪役作者

扶風王駿以五百

匹布贖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

事。

晉書駿字子臧宣帝十七子封扶風王鎮關中為政最美薨西土思之但見其碑

贊者皆拜而泣

王平子

澄

胡母彥國

輔之

諸人皆以任放為

達或有裸體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也

王隱晉書曰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或母輔之徒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

郗公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

公名德傳共飴之謂傳食於衆人公嘗攜兄子邁及

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

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

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

並得存同過江。郗公亡，翼爲剡縣，解職歸，席苦於公靈床頭，心喪終三年。

別傳曰：鑿字道微，高平金鄉人，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幾避相室，冠帶以下。

皆割已之資，以供鑿。兩類所著，能幾足哺二兒，兒非甚小，在穀氣不絕耳。哀哉！郗誤作郗後同。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謂以酒食，請之。覺行，文人有

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座嗤之。榮曰：豈有

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

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

人也。謂無不可

祖光祿，爲少孤，貧性至孝，常曰：爲母炊爨，與作

食王平北。又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

中郎。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

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耶？」謂奴價高故以婢餉之戲言也。

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

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曰五羖大夫。

若弄炊爨發事，只是言語。

周鎮，字康時，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

溪渚。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

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

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爲吳興郡。

晉陽抄曰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為荊州

威自京往省之質賜以綸一匹威跪曰大

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

以為汝糧耳威受而去至客舍自放驢取

樵爨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

齎糧要之因與為伴每事相助經營之可

進小飯威疑之客誘問之乃知都督也謝

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吏

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為徐州世祖賜兒

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父清也

知臣清畏人不知是臣父清也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已子全弟子既過江

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

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

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鄧粲晉紀曰。來嘉中。俄爲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悅之。坐而飲焉。俄車所止。與胡人鄰。輟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謔。俄俄。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爲老嫗。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厚德。收遺其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俄以路遠。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逸賊。又掠其牛馬。收語妻曰。吾弟早亡。唯存遺民。今當步走。擔兩兒。盡死不效。奔已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興書曰。俄棄兒於草中。兒帝追之。至暮復及。俄繫兒而去。按收棄兒。全姪局於勢。之不可。兩全兩兒。追及之。繫之而去。乃無人心。天理乎。不復有子於此。見天道之不可。謂係兒。樹者喜談全姪而甚之也。使其追誣也。及任所能行。何事於係。言係者。誤罪。係非。

王長豫悅

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丞相

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長豫與丞相相語

恒以慎密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
車後恒與曹夫人導妻悅母併當箱篋長豫亡後
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籠封
而不忍開

文字志曰王恬字敬豫導次子少卓犖不
羈疾李尚武不爲導所喜與江彪俱以善
弈聞

相常侍彝聞人道深公僧也者輒曰此公既
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顯至交不宜
說之

謂父之交不欲人言其名別傳曰僧法
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徒道徽高僧善

播山東爲中州劉公子第值永嘉亂投迹揚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網外允具鑿弘道之師也以業滋清淨而不爾風塵考室刻縣東二百里刻山中同遊十餘人高廼浩然

謂不欲人之長短之論

庾公

亮

乘馬有的盧

凶馬也

或語令賣去

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已

而移於它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

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

裕

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

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

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

裕字思曠

謝弈

安兄

作刻令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

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大傳

安

時年七八

歲著青布袴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

念何可作此弈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

遂遣之

謝大傳絕重褚公哀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

四時之氣亦備

謂外雖不言而未嘗中無分別即陽秋之意

劉尹在郡臨終綿懔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

曰莫得淫祀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答曰

丘之禱久矣勿復爲煩

謂祠祭禱疾劉尹名悛不信鬼神故不欲其為淫祀也

謝公夫人教兒問大傳那得初不見君教兒

答曰我常自教兒

抄

使人想見其度益嘆其真後人於飾曠廢皆當媿此

謝氏譜曰安娶劉耽女大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而二子不才並瀆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道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効豈嚴訓所變耶按謝公之言即子真之意不過身教而已但安石雅善清言故其辭微旨遠子真不過直致世談取此并彼亦言語文字之法也

晉簡文

昱

為撫軍時所坐床上塵不聽拂見

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

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悅門下起彈教曰鼠

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

乎。

四此後何足為於德行。正應彈鼠，不合彈人。

謂恐因彈鼠而誤發傷人也。

四鮮誤可笑。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潔行，廉約。韓豫章康伯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禪邪？范笑而受之。**四**情真語快

王子敬

獻之

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

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

憶與却家離婚

更以尚主為憐耳

子敬娶却曇女名道茂後離
婚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椀盤外無

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

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

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

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四

初相南郡玄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覲南

蠻以自樹覲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

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

同鬪生之無愠時論以此多之

如此大官亦大善

殷覬字伯道為南蠻校尉相揚說仲堪奪其職以自貶覬其兄也遂自去官不復還

王僕射愉在江州為殷相所逐奔竄豫章存

亡未測王綏愉子在都既憂戚在貌居處飲

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孝子

後漢書正

謂未測其父存亡而先為喪容故曰試守

但王愉為江州刺史因相玄揚佯期率兵應王恭乘流奄至而奔而今曰殷相與此小異何也愉字茂和綏字彥猷

相南郡玄既破殷荊州仲堪收殷將佐十許

人諮議羅企生亦在焉相素待企生厚將有

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
爲毅荊州吏今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
謝桓公旣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昔
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
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
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日

焚裘



恨哉此母
亦以是傳

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仲堪請爲
功曹桓來攻轉諮議仲堪多疑少決企生
憂之謂弟遵生曰毅侯仁而無斷成敗天
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無送者
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弟給之曰作如此
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弟牽下

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淚曰
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
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弟抱之急
中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
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而去
玄至人土悉請玄企生不往而營理仲堪
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不能
禍必至矣企生曰我不能共珍醜逆何面
日求生乎玄怒收之企生曰使君口血未
乾而生此奸計自傷力劣不能剪定兇逆
我死恨晚爾遂斬
之年三十有七

王恭從會稽還

孝伯

王大看之

沈小字

見其

坐六尺簟因語恭鄉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
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
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

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

長物。

四

无緊无要
有樽有度

謂只有一席
無餘席也

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釜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府君山松即日便征，遺以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餓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四

如此細事寫得
宛至更有不厭

孔僕射

安國

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

陵孔時為大常形素羸瘦着重服竟日涕泗
流漣見者以為真孝子

吳道助

坦之

附子

隱之

兄弟

居在丹陽

郡後

遭母童夫人艱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吊省

號踊哀絕路人為之落淚韓康伯時為丹陽

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為淒測語康伯

曰汝若為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

知韓後果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

遂大貴達

○

本為二吳孝行而論
母在焉善觀人者心也

○

言語第二

邊文禮見袁奉高闕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先生何爲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池

奉高如此不足道

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何進召署令史以禮見之占對問雅聲氣如流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爲楊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交接皇甫謐曰由字武仲堯舜皆師學焉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讓由由聞而逃巢父聞由爲堯所讓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汗我水於是遺耕

池

又添一怪

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
按奉高見一士乃以堯聘許由自比亦非

徐孺子釋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

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

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

以語極未日易
正曰之玄勝

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等者何月陰
蟾蜍亦陰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

孔文舉融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膺有

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雋才清稱及中

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

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

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

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

之大中大夫陳躄後至人以其語語之躄曰
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
了了躄大踈踈

別傳曰融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四歲
與兄食梨輒取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
當取小者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書曰父
眠小者床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
答曰偷那得行禮

此與後鍾毓鍾會事同疑只
一事訛而二之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

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

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見徐進曰大人

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訕言坐弃市

二子弈棊不起遂俱見殺世語曰大祖

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大祖

收法焉二子醫園見收謂之曰何以不辟

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憚裴松之以爲

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

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

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亦有

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弈棊

不起若在暇豫者乎盛以此爲美談熙乃

賊夫人之子與蓋好奇情

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穎川太守髡陳仲弓客有問元方府君若太守

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
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
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
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偃爲恭而不能答元方
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尹吉甫放孝子伯奇
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
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慙而退

按仲弓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
將詣寔或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辭或託狂
悖皆曰寧爲刑戮所苦不爲陳君所非豈
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衛反招刑

辟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

荀慈明

名爽一

與汝南袁閔相見問潁川人士

慈明先及諸兄閔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因閔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充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讎以爲至公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爲恃德乎

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畿爽爽欲道史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彌衡

正平

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

揚抱為漁陽摻

所斬

槲淵淵有金石聲四座

為之改容孔融曰彌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

王之夢魏武慙而赦之

四

君碎為操槍蓋固當有此

補乃重切

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 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二十融已五十

嵇衡才秀共結殷勤建安初北游京師懷 刺漫滅竟無所詣融與武帝踐稱其才

不肯往而有言論帝忿之令為鼓吏正月 試鼓列坐賓客以帛綰作一岑牟一單絞

及小幃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著此新 衣次傳衡為漁陽摻槲淵淵容態不常音節

殊妙坐客莫不愜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 易衣吏呵之衡當帝前共脫幃次脫餘衣

擊鼓立徐徐著岑牟武帝謂四坐曰本欲辱衡

衡反辱孤

訓

只如世說自可增入脫衣无害但見度者
在前極是辛古彼鼓吏易衣宜必至前邪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
候之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夫
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
絲婦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
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
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
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爲奇此乃許父所
以慷慨夷齊所以長藪雖有竊秦之爵千駟
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

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跪

於文憲楨名公幹也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網

目不踈

以教臣情

典畧曰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郎將

妙選文季使楨隨侍世子酒酣坐歡使夫

人甄氏出拜坐客多伏楨獨平視它日公

間乃論楨減死輸作部

辨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輸

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楨臣

坐正色磨石帝問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

理跪對曰石出荆山懸岩之顛外有五

之文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莖雖之不

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狂屈之

或云楨被刑於魏武之世建安二十一年

六後七年文帝即位而
謂文帝綱目不踈謬矣

批

有此曹公不得
問羽君臣父子坐似曉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
其父鍾繇曰可令二子來於是勅見毓面有
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
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
不敢出

批可附
滑稽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
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
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
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

不拜

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甄氏既成自行視
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爲名侍中繆襲字熙曰
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
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

何平叔

晏

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

開朗

也

不足辱言
語之科

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
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
獲神効由是大行於
世而服者相尋也

嵇中散

康

語趙景真至

卿瞳子白黑分明有

白起之風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
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何
如耳

也

本語量被文采支離可恨耳

嵇紹叙曰至代郡人祖流宕客緱氏令新
州非微賤家出汝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
歸便就師誦書早聞父叱牛声而泣師問
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父不免勤
苦年十四入大孝觀問先君姓名具告之
十五佯病狂走為家追得十六亡命至洛
陽來索先君不得至鄴先君到鄴至道大
孝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孟元基辟為遼
東從事自痛棄親遠游母亡不見吐血發
病服未**也**為貪慕衣履至以情寫可憐也
竟而亡**也**發未明時別以編子怨之過一生惜哉

司馬景王

子師字元

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

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緣乃忍
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道

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

語意
鍊直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昭戲之曰卿云

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對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秀舉郡計入洛文王

昭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

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別傳曰秀與嵇康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後
康誅秀遂失圖應舉到京司馬文王問曰

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棄以常調乎
人不可不達竟意本非所慕也一半皆妙
四如真報夜

晉武帝炎始登祚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
多少帝既不悅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
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
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悅羣臣歎服

蒲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窻作琉璃扇屏風
實密似踈奮有難色帝笑之奮曰臣猶吳牛
見月而喘

謂其作勞過多畏日
日若見日而喘直也

今之水牛生江淮間故曰吳牛南土多
暑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喘也

諸葛靚仲思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卿字

仲思為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在君思忠明

友思信如斯而已

志前得一
本色

蔡洪

叔開

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

辟命求英奇於仄陋採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荅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採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子酬對與此言無異未必二人同有此言疑亦一事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

廣問王夷甫

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顧字善談名理

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華論史漢靡靡可聽我

與王安豐戎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謝玄著

王武子濟孫子荆楚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摛沈著

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

孫云其山竦巍以嵯峨其水泔滌而揚波其

人磊砢而英多鼎祖錄切中甲以滌連協切釋音釋

按三秦記語林蜀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廣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字叔度王兄

長沙王又字執權於洛遂構兵相圖長沙王

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
令既覲朝望加有增見羣小讒於長沙長沙
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
易一女由是釋然無復疑慮一語坦然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
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尊羹但
未下鹽豉耳取得古對之妙言外謂下鹽豉後尚未
止此第語深約可以味得難以後賞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
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答曰來
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俗傳行瘞鬼小多不病巨人故光武謂景
丹曰嘗聞壯士不病瘞大將軍反病瘞耶

崔正熊

豹燕人晉惠
帝時大傳丞

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

正熊君

去

杼幾世

答曰

民去崔杼如明府之

去陳恒

元帝始過江

獻字景文

謂顧驃騎

蔡

曰寄人國土

心常懷慙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

是以耿毫無定處九鼎遷洛邑願陛下勿以

遷都為念

庾公

亮

造周伯仁

顓

伯仁曰君何所欣悅而

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

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而隱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意藉卉飲宴

周侯顓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

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導愀然變色曰

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
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今地
情至

衛洗馬珍字寶初欲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云

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

能遣此似嘉似類似多似少轉使柔情易

按此匆匆出語爾而微斜述旨超然風埃
之表江左諸公叔寶真言語之科也

顧司空

和字君孝

未知名詣王丞相導丞相小極

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

每聞元公

榮

道公

協贊

中宗

保全

江表

體小

不安令人

喘息

丞相

因覺

謂顧曰

此子

珪璋

特達機警有鋒

偽言

導病

以發其對

出說長短在駕一時

都少如昇可憊

會稽賀生

循

體識

清遠

言行

以禮

不徒

東南

之美實為海內之秀

劉琨

越石

雖隔

閩寇

戎志

存本

朝謂

溫嶠曰

班彪

識劉氏

之復興

馬援

知光武

之可輔

今

晉祚

雖衰

天命

未改

吾欲

立功

於河北

使

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溫曰嶠雖不敏才非
昔人明公以栢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
命

五嶠初爲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
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
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
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
對泣叙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
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

憂

批

少知大
少仿備

王敦兄含為光祿勳敦既逆謀屯據南州含

委職奔姑熟王丞相尊詣闕謝司徒丞相揚

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和時為

揚州別駕授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

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如何

郗大尉鑿拜司空語同座曰平生意不在多

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

漢書朱博為相臨拜受策有大聲如鍾鳴

上問楊雄雄曰洪範所謂鼓妖也人君不

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後坐事自殺

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

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

音飛也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音飛也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高。座。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晉簡曰

以簡應對之煩。

此可以逃取

高座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天姿高朗風韻道邁丞相王公奇之以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誦呪數千言既而揮淚

周僕射

顛

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

也

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

庾公

亮

嘗入佛圖

見卧佛

曰此子

疲於

津梁

于時以爲名言

有味外味

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林間北首而卧故後之圖繪者爲此像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
作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
年未三十已爲萬石亦六蚤瞻曰方於將軍
少爲大蚤比之甘羅已爲大老

摯氏世本日瞻字景游爲內史見敦以壞
裘賜老病外部都督諫曰尊裘雖故不宜
與小吏敦曰何爲不可瞻曰若上服皆可
用賜貂蟬亦可賜下乎敦曰非論

梁國揚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
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

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
夫子家禽

孔廷尉

坦

以裘與從弟沉沉辭不受廷尉曰

晏平仲之儉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
數十年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林公曰澄以石虎爲海鷗

鳥

謂玩弄於
掌中耳

別傳曰永嘉中至洛值京師有難
澤聞石勒雄異因郭默見勒以麻油塗掌
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
福勒敬信之虎亦師澄自知終日開棺無
尸唯袈裟法
服存焉

謝仁祖尚年八歲謝豫章鯤字幼輿將送客

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

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

回 啓龍 幼梅

陶公侃字衡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

仁祖聞之曰時無堅刁故不貽陶公話言時

賢以為德音陶

晉書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定始願有恨

渴蒙先朝異恩歷年垂八十年位極人臣終

須所定當復何懼但以此餘能木誅山陵未

齒尚可以憤慨兼辭唯此而巳猶異大馬之

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臨書抚腕涕泗橫

流



表辭甚佳丈夫本志反復略及後
非臣辨及口則有非可以於身後流俗近

宋哉黃
非事矣

按徒甘切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

憐問道人何以游朱

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

或云
卜令

孫盛

字安

為庾公

亮

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

子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

放盛時
次子

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後來邪應聲答曰所

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

由名
潛

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

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

由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

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
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
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于
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
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
孫玄謂彼親故泣彼不親故不泣敷曰不然
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庾法暢造庾大尉

亮

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

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

在耳。

使釋恭翼為荊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

故物，侍中劉邵字彥曰：「栢梁雲構，工匠先居

其下，管絃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釋恭上扇，以

好不以新。使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充亡後，徵褚公京入。既至石頭，王長

史胡之劉尹恠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

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因視王，王曰：「國自有

周公，謂宜孫會

桓公，溫字比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

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

執條泣然流淚

寫得沈至正在後八字耳若止於桓大口語亦得如此懷第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溫俱入朝更相

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爰

為主前驅南詩長文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

從公于邁詞得

顧悅字君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簡文曰卿

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栢之

質凌霜猶茂

栢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歎曰既爲

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簡文登祚復入太

微帝惡之時郗超為中書在直超字景與引起入

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日事否

超曰大司馬栢温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

必無若此之慮臣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

誦庾仲初闡詩曰志士臨朝危忠臣哀主辱

聲甚悽厲却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

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

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温宣武至問上何

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爲能

似譏不見也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
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鳥獸
禽魚自來親人

清言徑造

謝太傅安語王右軍羲之曰中年傷於哀樂

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

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怖恐兒輩覺損欣樂之

趣

自旁淡劇要又見華真鐘情語也似小有喻者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

曰貧道重其神駿

高視世列

少門傳曰支道字道林本姓關氏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山奉法嘗於蘇杭山沉思道術行吟獨暢年二十一始釋形入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栢宣武

劉惔栢溫

共聽講禮記栢云時有

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

是金華殿之語

能言

蓋言其講說可聽而未到至處爾

羊秉

字長達

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

若為之叙極相讚悼羊權

子道與秉之姪

為黃門侍

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

名若

作羊秉叙

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謂是卿何親也權潛然對

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名播天聽然

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故悲苦

王長史蒙字仲祖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謂劉

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必有以方是元方桂樹語類

語林云仲祖語真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

仰看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

高也蓋不喜士有言進之言故謂已如天之

也皆戲語善於談者有深奇法其義常解不能及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微小字佳此想長松下竟似

當有清風耳言以其名家爾不滿意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廬來朝故當不昧此語

介葛廬能卜牛鳴謂蠻語亦然

劉眞長爲丹陽尹許玄度詢出都就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劫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不謂眞長玄度如此譏談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

吳時鼓鑄之所

謝悠然

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吾友禹勤邦手足

胼胝文王盱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
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
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
邪

○

惟謝東山能爲此言他人不近

右軍之言真當時之蔽示石謝傳引秦喻晉亦不知矣

謝太傅寒雪日内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
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
朗字長度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
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
王凝之妻也

○

有女子風致命竟撒鹽之俗

兄女名道蘊安兒無對
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世

王中郎令

坦之

伏玄度

滔

習鑿齒

字彥威

論齊

楚人物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

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

劉尹云清風朗月軒思玄度

許詢也

荀中郎在京口

姜字令則

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

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三不若秦漢之君必當

褰裳濡足

史記三山世傳在海中人人不遠仙人不
死蔡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草物禽獸盡

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風引
船而去秦始皇漢武帝嘗兵遇焉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邈子姪未之許公
歎曰若却超開此語必不至河漢

別傳云超精於理義莊子曰大而無當
往而不反堅梯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去會稽
百里有人遺其

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忘惜之乃鍛其翮鶴

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

喪意林曰既有凌雲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

之翫養令翮成置使飛去岬五浪切昂去聲山名在越剡縣界

謝中郎萬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答

曰曲阿湖謝曰故當淵注溥箸納而不流

外情之
在復
風有
澤有
日
以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第，車

騎玄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志少。」

謝胡兒朗語庾道季翮，諸人暮當就卿談，可

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

來，齊河焚舟。

李弘度充常歎不被遇，殷揚州浩知其家貧，

問君能屈志百里否？李曰：「北門之歎，久已

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司州胡之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唯使

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

日謝疲頓於是高侍中燕往徑就謝坐因問

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何以為政謝粗

道其意高便為謝道形勸勸作數百語謝遂起

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鄰山松小故麤有才具謝

因此得終坐郵郎一切音零前漢地理志長沙國有郵縣荆州記地有鄒湖周迴三里取湖水為酒極其甘美所以為名

袁彥伯為謝安南司馬袁宏都下諸人送至

瀨鄉將別既自懷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

萬里之勢顯顯語耳不在能言

孫綽字興公賦遂初築室剡川自言見止足之

分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崇

時亦鄰君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

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栢征西語治江陵城。甚麗。會賓僚出江津望

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愷之時為

客在坐。因曰。遙望層城。戶樓如霞。言高而麗也栢

即賞以二婢。董之四字

王子敬獻之語王孝伯恭曰。羊叔子自復佳

耳。然亦何與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妓。

此亦戲言。謂羊公清德自佳而已。豈非南漢之不如銅雀臺上妓。可以娛人耳目。豈不能識耳。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施

如此四字極似無謂亦有可思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甚連

孝武乃簡文第三子初簡文觀讎書晉祿盡昌明及帝生東方始明故因以爲諱而相與忘言簡文世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讎後不驗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

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

喬小字

不問則德

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

曰何以知爾表曰何嘗見明鏡影於屢照清
流憚於惠風

卷五十四

按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謝安侍
坐陸納卞軌黃謝石袁宏執經車胤王溫
謝安不者摘其疑以問諸字武子二謝當對
車言不欲重煩之以有劣謝意袁故曰何
者曾見明鏡以屢照而疲水之滂
者雖惠風揚之亦不能溷也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
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
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馬玄答曰譬譬如芝

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對易問雜他
人無以懷也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
中已而會雪下未其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
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

正自飄瞥林岫便自皓然

正字語林格才
曼雅書成後因曰可悟

張天錫

字純

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

堅所擒用為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為孝
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
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其香鴟鴞

葦響涼酪養性人無嫉心

譏問者
之嫉已

顧長康

愷之

拜相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

鰈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栢乃爾哭

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麤莫長風眼如懸

河決溜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愷之為溫參軍其被親既此問哭近駢此言其哭之之狀如此若因當蘇

毛伯成玄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

不作蕭敷艾蔡

范甯作豫章八日請佛有板擊文衆僧疑或

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曰世尊嘿然則為許

可衆從其義代佛何歎小

司馬太傅道子簡文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

帝第五子

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重在坐
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
鄉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淨穢太清邪

王中郎

坦之

甚愛張天錫問之曰鄉觀過江

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
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遠自王何以還因時
脩制苟樂之風王曰鄉知見有餘何故爲符
堅所制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下利成
象豈足多譏

謝景重重女適王孝伯恭兒二門公甚相愛

美謝爲太傅道子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史

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

還取作諮議謂謝已與道子有嫌王亦與道子

所害故留外示繫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

敗後太傅繞東府城行散僚屬悉在南門要

望候拜時謂謝曰王審恭小異謀云是卿爲

其計謝曾無懼色歛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

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

故自佳故自佳

栢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

多客問人云栢溫來欲作賊如何栢玄伏不

得起

言其父惡故伏地不起

謝景重時爲長史舉板卷

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越伊霍紛紜
之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
栢義興勸鄉酒栢出謝過

按此乃道子醉中易言尔謙乃卒其廢立
之事言之蓋溫廢海西立簡文道子乃簡
文第五子也謂善解紛矣可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

字珣

元琳導孫也爲溫屬

曰丞相導

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

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

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降陌，將暢一覽而盡。故紆徐委曲，若不可測。

栢玄詣殷荊州。

仲堪

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

不之通。栢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

栢玄問羊孚。

字子道

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

其妖而浮。

謝混。

字叔源

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羊曰：「故當

以爲接神之器。」

也

瑚璉者不潔不貴，重有時不可无耳。

栢玄既篡位，後御床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

仲文進曰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
時人善之

此特諛篡之巧言尔斯亦不足
錄也而曰時人善之何善諛也

相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
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絕迂旨問
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叙曰余兼虎賁
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

溥之字
度深

謂曰鄉

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
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將不備
將無

世說卷之一



世說新語卷第二

政事第三

陳仲弓爲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
覺反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
曰彼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
考求衆姦豈復過此

陳仲弓爲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

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謂生子不



之。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

陳元方紀年十一，時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

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覆行？元方曰：先父

在太丘，時元方尚小，仲弓必在而稱為先父，不以為諱。彊者綏之以

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

曰：孤往者嘗為蒞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

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

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

不師周公。

意必王父，有稱生父之理，未可以年十一故。

考諸漢書衣氏諸公未知
謝為鄴令者故闕其注

賀太傅

與字

作吳郡

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

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

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

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

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為江陵都

督

抗字

故下

請孫皓然後得釋

謂以此故下

都不成語

山公

濤字

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

任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

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濟別

黜不得休或云潘尼作之

正尼字

謂無人持之使不知此也不當在後蓋之目

賈充初定律令

字公閭

與羊祜共咨太傅冀冲

冲曰臯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

意欲令少加弘潤冲乃粗下意

亦非

政事

山司徒

濤

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

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

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為賄敗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為祕書丞紹諮

公出處公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

消息而况人乎

批

也是語言不當入政事

山公啓事曰詔選秘書丞壽薦紹曰平簡
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
秘書郎詔曰紹如此便
可爲丞不足復爲郎

王安期承爲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

之王曰文王之圃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

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韞

竊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

家呂氏春秋曰竊越者中牟鄙人苦耕稼之
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友曰孝三十

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
將休吾不敢休人將則吾不敢則

成帝在石頭世謚衍字任讓在帝前隨蕭峻作
亂劫帝居

石

錄侍中鍾雅

字彥

右衛將軍劉超

字世

帝

泣曰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事平之

後陶公

侃

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兒思妣者

柳字季祖乃

社

逃子

漢塔

蘇峻

招祖

為

至佳

諸公欲全之若全思妣則不得不為陶全讓

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者

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

導

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露接人

人有悅色唯有臨海一

客姓名

名顯

及數胡

公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贈漁

便無復人任大喜悅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

關

羣胡同笑四坐並懽

也

如此為倏亦足稱政事邪

陸太尉

玩字士瑤

詣王丞相諮事過後輒翻異王

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氏乃自稱之辭謂身有長短當時聞之不悉在後方竟尔

丞相王導

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

亮

庾公正

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

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

當其時或自有以為政事法則不可

陶公

侃

性檢厲勤於事作荊州時救船吏悉

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

積雪初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

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

如山後相宣武伐蜀裝舡悉以作釘又云嘗

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

超兩階用之

非以解始不喻

謂就連竹根用為篙以代鐵足
侃練核庶事類趙廣漢課營種柳都尉夏
施盜按武昌西門所種侃出駐車施門問
此是武昌西門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

又侃曰擣蒲老子入
氣岸以教愚子情非
書士暇文士何不讀
何士何不射弓

何驃駢

充道字

你會稽虞存

長字道

弟蹇

直字道

作

郡主簿以何見客勞損欲斷常客使家人節

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

謂擇可通者書之以白所

示其兄以

存時爲何上佐正與蹇共食語云白

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

云若得門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汝何

處得此人蹇於是止

謂司客之人如林宗之

也見之

非所謂政事

王蒙

劉惔

與林公共看何驃騎

充

驃騎看文

書不顧之。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共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爲佳。

栢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

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栢式

音之字年

少從外來，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指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栢公云：我猶慮其重。

簡文爲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相公甚慮其

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機那得速一日萬機

山退去東陽字彥之紉玉長史濛就簡文索東

陽云承藉猛政故所以和靜致治謂求為代也

殷浩始作揚州劉尹愜行日小欲晚便使左

右取襍襍如今人包複人問其故答曰刺史

嚴不敢夜行

謝公安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

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

輦何以爲京都

此

此語有可有不豈手尚可容軍政不想也

此語似不事

王大枕為吏部郎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

珉小字來聊出示之僧彌得便以已意改易

所選者近半主人甚以為佳更寫即奏

王東亭陶與張冠軍玄善王既作吳郡人問

小令王獻之為中書令王珉代之故曰大小令曰東亭作郡風政

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

日隆耳毅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謂曰德以

居全為稱仁以不害物為名方今宰牧華夏

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毅答曰臯陶

造刑辟之制不為不賢孔丘居司寇之任未

爲不仁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筭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旣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蓑。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

按融字季長。玄字康成。師友之謔如此。而謂融忌其能使人追殺之。有此理否。玄又

先疑其師追之。預坐橋下。融以其在土下

水上。便以爲死。皆謬。亂之辭。此一節當止。

於禮樂皆

此

式所以下追也。其兆如此故知其死而不知其於逃。皆之辭也。又云皆其門人互相神聖所傳不與多下。

鄭玄

康成

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

慎

震

遇宿各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

說已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已同玄就車

與語曰吾父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

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

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

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愆遂

彼之怒。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
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為列門人賃
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
踰已稍共諸生叙其長短烈聞不測何人然
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
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交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
中既見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面
急走

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才
性同異合離傳數論同李豐論異鍾會論

何晏平叔

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

王弼輔嗣

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

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理極可得復難

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

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竒

廼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

所注爲道德二論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

季字文

徽問曰夫無者誠

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怕訓其所不足。非看得又別傳嘏字善言虛勝。荀粲字談尚玄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徽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之。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諮疑者。值

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

今少惡，裴逸民顓亦近在此。君可往問。顓五罪切音隗

裴成公顓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

王夷甫衍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

還復申。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

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

無所愧。玄後學莊老，更與王語，便是相抗衡。

玄字叔玄，本字茂遠。

衛玠叔玉總角時問樂令，廣夢樂云：是想齋。

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

嘗夢乘車入鼠心擣齏取鐵杵謂無此事

鼠允容車齏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

不得遂成病樂云致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

差樂歎曰此兒留中當必無膏肓之疾言其

必求剖釋而後已不留以成痼

夢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

不異人意

自是讀莊子法 數五來切音臨

或問樂令廣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

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

鑿尾曰。若至者那得去。於是客乃悟服樂辭。

約而旨達。皆此類。

批

以時諸道人乃未知以確明覺以吾學確明以我輩禪也在達廢前石地之與自爾李廣傳數與唐確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竒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子玄者。爲人薄行。有雋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籍。其義一也。

阮宣子脩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

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

之為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

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

而辟復何假一遂相友善

將无同止是言耳一謂三

裴散騎道字娶王太尉術女婚後三日諸壻

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皆悉集郭子玄在

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

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

稱快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

受困寡人女婿

批

此豈王夷甫口中語可笑可憎市門婦所不道

衛玠始度江見王大將軍數因夜坐大將軍

命謝幼輿玠見謝甚悅之都不復顧王遂

達旦微言王求女不得豫玠體素羸何為母

所禁爾女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批却不身看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

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浩為使公長史下都至子相為為之

集相公王長史蒙王藍田謝鎮西尚並

在丞相自起解帳帶臺尾語殷曰身今日當

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
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
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
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日
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
謝尚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塚
蒙述

輒翫如生母狗聲

豈有所不可故尔形容不服善之
態常有以又云世說身字時或可厭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佛經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
帝夢神人身有日光傳殷曰天竺有
道者曰佛輕率能飛身有日光
遺秦景等之大月氏國寫佛經四十二部

任蘭臺石室刻向列仙傳曰得仙者百四

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此佛經如此即漢

成哀間已有經矣漢武帝故事曰昆器王

以其衆降得金人之神置甘泉宮金人長

丈餘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全類佛豈

此時經尚未行但以神明事之尔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為論以

示謝于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

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褚季野哀語孫安國盛云此人學問淵綜席

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

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此人看書如

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牖中窺日顯處視月

緒北人孫南人顯與魏明則實而難周牖中窺日則寡而易覆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

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

墨子曰公輸般設高雲梯爲攻宋之計墨子繫帶守之九攻九却不能入遂輟兵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惠韓康伯浩甥也浩甚愛之

謝鎮西尚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

未過有所通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

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

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

謝郎拭面

謝

作如此瓌語又似可厭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簡文欲聽明
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支道相遇於瓦
官寺講小品于時空法深孫興公綽悉共聽
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
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常是逆
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
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深公得此義爽
不屑

孫言上人常是逆風家謂澤家多難問今
胡不言林旁答云白旃檀焉能逆風者蓋

波利質多天樹其香逆風而聞今反之云
白廂檀非不香豈能逆風言深非不能
難之也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
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
尾悉脫落蒲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
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
不見决鼻牛人當穿卿頰

釋

亦是何等往
復傳之後世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鑿味而
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
將馮太常懷字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

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

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支氏逍遙論曰逍遙者明至人之心曠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体外鷄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心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道然靡不適此

所以爲逍遙也

支理如此有何高妙而稱道甚至

殷中軍浩嘗至劉尹談所清言良久殷理小

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

兒強學人作爾馨語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

四本便若湯沖鐵城無可攻之勢

四本論也

支道林造即色論論成示王中郎坦之中郎
都無言支曰嘿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
能見賞

支道林集妙觀章云色之性也不自有色
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
異空文殊問維摩詰何者是菩薩入不二
法門也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曰是眞不二
法門也

始未是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
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曾懷所及乃自佳卿
欣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
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

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
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遊支
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披襟解
帶流連不能已

淵

領域
未喻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
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
得兩入三便亂分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

許掾詢年少時人以此王荀子

字敬仁

許

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林法師並在會稽西寺
講王亦在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

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
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
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
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林道人請謝公

安

東陽

朗

時始總角新病起

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
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
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惟在
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云家嫂
辭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名昱封

後嗣大統支爲法師許爲都講沙門傳云時

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

不扞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

在通理誠有之各以詞勝偏曲未有不通也

謝車騎玄在安西齊艱中林道人往就語將

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曰

今日與謝孝謝談出來此何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主長史藻宿

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

叙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竒藻文徐徐謂
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慙
而退

批 豈无此等
亦穢清疏

殷中軍讀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

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

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遺人迎林公
林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
未易為激且已所不解上入未必能通
復順從亦各不益高若脫不合便喪十
所保

批 逸少護林公如此是
稱沙門然傳之貽笑

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簡文云不

知便可登峯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情漸歸支意甚不
分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
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
當在其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曰此中
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
開意注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
受人寄載來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粟受何以下言人必
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言如寫水
着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

歎以爲名通

康僧淵

疑是胡人

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而肆

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

使坐粗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

色領畧粗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

殷

浩

謝

安

諸人共集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

萬形入眼不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

財而夢屎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

夢棺尸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汙時

人以爲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疑般若波羅蜜大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

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穀函之固

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

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

爭鋒

作如此語更不成文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過玄稱

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公曰訐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
深致

四

各情性所近非謝公識
量此語為香施灌首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
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洗
濯料事處之下坐惟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
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
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
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
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
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

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愧愕如
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
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旣前撫軍與之
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卒爲理窟卽用
太常博士

此織悉曲
折可尚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

支道林許詢謝安盛德共集王家漢顧謂諸

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旣不可留此集固亦難
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
不正得漁父一篇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

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奇後
衆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言畢謝問曰卿
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粗難
因自叙其意作禹餘語才峯秀逸既自難干
加意氣擬托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
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通父傳書
何足千乃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
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孫語道合意
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
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

此不相
未可
與何
後

真長孫意已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叙本
理孫粗說已語亦覺絕不及向劉便作二百
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
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荀子來循與共語便使

其唱理便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

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

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

司馬太傅道子問謝車騎惠之其書五重何

以無一言入文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惟云

事數處不解謂五陰十二入四諦十二遇耳

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四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

使我解四本談不超爾四本疑謂

殷荊州曾問遠公惠遠鴈門人姓賈氏易以何為體答

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

是易邪遠公笑而不答不答

羊孚弟輔娶王永言女詢之女字僧首及王家見壻

孚送弟俱往時永言父東陽臨之尚在殷仲

堪是東陽女壻亦在坐孚雅善理羊豕乃與仲
堪道齊物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
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
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為新拔者久
之



言有經緯至利及三四
非強支注者印恨不傳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
提婆初至為東亭王珣弟講阿毗曇始發講

坐裁半僧彌王便云都已曉即於坐分數四

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
法岡道人曰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

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常小未精覈耳

栢南郡玄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

但一兩番栢自歎才思轉遠殷云此乃是君

轉解

兩語正理
反復之妙

文帝常令東阿王曹植七步中作詩不成者

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

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

相煎何大急帝深有慙色

十字自
待下句妙

魏朝封晉文王司馬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

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可矣鄭沖馳

遣信就阮籍求文時在表孝尼

準

字宿醉扶

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

神筆

按

凡稱周公未見即受稱編其筆平順適不少多謂為懶筆固非謂為其筆亦謬直不當作耳

阮籍勸進文畧云切聞明公固讓冲等眷

眷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

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撫已成之業据既

變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

旨受茲介福也此即以君攝之事

啓之嗣宗此筆為大節之中甚矣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

左

意不愜後示張公

華

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

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

皇甫謐

字士

謐見之嗟歎遂為作叙於是先

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焉

劉伶著酒德頌志氣所寄

樂令

廣

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

尹請潘岳為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已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

字孝

作周詩成

補

示潘安仁

岳

安

二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潘因此

遂作家風詩

載其祖父之

美因以自戒

孫子荆楚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
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

重

太叔廣

晉宗屬
字季思

甚辯給而摯仲治

廣長於翰

墨俱為列鄉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還

等筆難廣廣又不能答

正左殷太常

融字
遂

父子

兄子

並能言理亦有

辯訥之異揚州

若

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

思吾論

蓋此長於
而融長於筆

屢于嵩巖

作意賦成從子文康

亮

見問曰若

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璞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

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

越。

○

八字慨然。不必有所起。不必有所指。又云。泓崢蕭瑟。乃不成語。

庾闡

字仲初

始作揚都賦。道溫庾

疑溫。嶠。庾亮。俱曾為揚州。

云。溫擬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

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來。看兼贈。賦之闡。更

改望為傳。以亮為潤云。

蓋欲避庾公名。故并更旁韻也。

○ 作按之備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公嗚于時以

為名賞

以謂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

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三京四三都於此人

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

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

為荊州治中鑿齒謝成亦云不遇明公荊州

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

王何如答曰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廷旨出

名樂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

口評卓逸

叔

不常即非常又二為彘雄語正自非然亦何至江庚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謝太傅問主簿陸漫字張憑何以作母誄

而不作父誄還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

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還憑

王敬仁指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蒙指送示

真長劉惔真長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

議。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

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機

簡文稱許掾

荀

云玄度五言詩

妙絕時

人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滂期啓云卿試
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
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天台賦如赤城霞起而建豐
瀑布飛流而界道皆佳句

栢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

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此語在職列
之文章亦然

袁虎

字宏小

少貧嘗爲人傭載運租謝鎮西尚

經舡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舡上

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
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
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

榮字榮期

作語林始出大爲遠近所傳時流

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

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

與黃公壚

語不多爭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謝
後出以示顧君齊夷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

所名

八賢論叙四隱四顯謂漁父
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

和宣武命袁彥伯宏作北征賦既成公與時

賢共看咸差歎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
得寫字足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
絕於余心沛流風而獨寫相謂王曰當今不
得不以此事推袁

補句自佳

孫興公道曹輔佐唯才如白也明光錦裁為
負版綺非無文乎酷無裁製

袁彥伯作名士傳成見謝公公笑曰我嘗在
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繪耳彥伯遂以著

按以夏侯太初何平叔下輔嗣為江表名
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阮仲容
王潘冲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彦輔王夷甫
甫更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
為中朝
名士
是謝公
語別

王東亭到栢公吏既伏閣下栢令人竊取其
白事東亭即於閣下更作無復向一字

謂一字不

犯前本

栢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
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絕
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

間得利

謂文須利仁也

謂露布流傳須截劍亮可稱爾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

八奴子範侃

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勲業如是君
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各伐
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
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美爲史所讚
或問顧長康愷之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
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竒見
貴

殷仲文天才宏贍而讀書不甚廣博亮吏歎
曰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才不減班固

羊孚作雪讚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
鮮即潔成輝栢胤遂以書扇

書是
理所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第王睹戶前也問古

詩中何句爲最暗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
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佳

栢玄常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爲王孝伯
作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
之成

王恭爲司馬道子所害栢玄復殺道子誄
文云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
其覆天岳降神哲人是育既
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松竹人
公亡邦國

喪牧于以謀之爰旌芳郁
文翰之美高於一世信然

此何雜乎
粗遠而已

栢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于時
始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廳事上版至
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謂答賀
雪之版
栢玄下都羊孚時爲兖州別駕從京來詣門
賤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綸蘊明公啓晨光
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流栢見賤馳喚前云子
道子道來何遲即用爲記室參軍孟昶爲劉
牢之主簿蒲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口賴鄉

世說新語卷第二



世說新語卷第三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

須溪劉辰翁批點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



顧

南陽宗世林

承

魏武同時而其甚薄其爲人不

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
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旣以忤
旨見踈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
拜床下其見禮如此

魏文帝受禪陳羣

字長文是之孫

有戒容帝問曰朕

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

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于色

四欣聖化且持等語義形于色不當自道

郭淮

字伯

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戒

庸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使者
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
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
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
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
與宣帝司馬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
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
表特原淮妻

批 語甚感動
節次皆是

魏畧曰王凌字彥雲欲立楚王彪司馬宣

王討之自縛歸罪曰卿以折簡召我當不

至邪答曰卿非

肯還折簡者也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晉
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宣王既與亮對
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欲應
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
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
佐治也

毗字

夏侯玄

太初

既被桎梏時鍾毓爲廷尉鍾會

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錐復刑餘之
人未敢聞命考掠初無一言冀州東市顏色
不異

批

其狎之未必以錐
故林內文也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字休善本與玄在本

母前宴飲本弟騫字休行無徑入至堂戶泰

初即玄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其弟不可

高貴鄉公曹髦字薨內外心譁司馬文王昭

問侍中陳泰玄伯曰何以叩之泰云唯殺賈

充親裁魏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

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載山豈可使泰後護後言子

和嶠為武帝所親重語嶠果宮頃似更成進

謂太子近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

聖賢女初謂無進題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
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
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問
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
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淚
泗百行帝於是所怒悔而出

吳亡靚入洛
世祖帝叔母
見考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濟然後
爵之嶠曰武子其嗚矣怒不可屈帝遂召武子

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

常為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踈親臣不能使親踈以此愧陛下

晉諸公贊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遣婦長黃公上其乞留也祖恚甚

杜預之荆州頭七里橋朝士悉祖預字元凱少

賤好豪俠不為物所許揚濟字文通既名氏雄

俊不堪不坐而去湏臾和長輿嶠來問揚右

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

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

共載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一至皆在連榻坐時

亦有裴叔則指羊稚舒瑋後至曰杜元凱乃

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杜注謂裴追之羊去數

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何與方

謂杜自獨坐而使客
連榻坐所以羊不平

晉武帝時荀勗字公為中書監和嶠為令故

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後

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

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

山公大兒簡子短箸帽車中倚武帝欲見之

乃
身及
不
敢同
也

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

公

直自魏其勝
耳不足言勝

向雄爲河內主簿

字茂

有公事不及雄而太

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黃門郎劉

爲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

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

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

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雄

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

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

河內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

武帝從之

謂非雄之罪而太守
據而也非方
正之選也

謂非雄之罪而太守
據而也非方
正之選也

齊王固爲大司馬輔政嵇紹爲侍中詣固諮
事固設宰會召葛旛董文等共論時宜旛等
白固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
器紹推却不受固曰今日共爲歡卿何卻耶
紹曰公協輔皇室至今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
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
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

心竟襲私服此紿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還。

盧志於衆坐字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

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璉士龍失色既

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

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

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字長和性甚貞烈趙王倫為相國忱為大

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

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

忱善射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

王太尉

衍

不與庾子嵩

散

交庾曰鄉之不置

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鄉自君我我自鄉鄉

我自用法鄉自用鄉法

似狎尔非

方正也

阮宣子伐社樹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爲樹

伐樹則社亡樹而爲社伐樹則社移矣

宣子名備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

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

死有鬼衣服後有鬼邪

振古絕俗得
意之名言

此兩則皆言阮不信鬼神前謂若因社而

樹之則其社亡今因樹而社之則此樹不
在社又移而他之矣後謂若言所見之鬼
爲死人之精神則鬼所著衣亦死人之衣服

之精
神邪

元皇帝既登祚以鄭右之寵欲舍明帝而立
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
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爲儲副周顛王顛王導諸
公並苦爭懇切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
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
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協周王既
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過使就東廂周侯
未悟即却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床
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

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
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
也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
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

不爲亂倫之始

非
亂倫以謂
不類

諸葛恢明字道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次女適徐

州刺史羊忱兒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彰恢

兒娶鄧攸女恢子于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

恢乃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

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及恢亡遂婚裒子石

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

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遣女裁得

爾耳謂恢亡後遺女能如此也
我雖在亦僅能如此也
是經緯細碎可觀

周叔治謨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嵩往別叔

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

女與人別唯啼泣便舍去周侯韻獨留與飲

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阿奴好自愛謨

小字

一據兄弟厚薄如以少年陵忽大有心以
為方正奇矯取名取字心術亦不得小辨

周伯仁顗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

刁玄亮

協

爲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

小損明旦報仲智嵩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

下床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

批之刁爲辟易於戶側旣前都不問病直云

君在中朝與和長與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

情逕便出

田

斯人於論好如此尚足論名如邪

田

仲智如恚弟之泣別責兄之容
佞其言似正亦人不近人情矣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藉王敦護其兄故於

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

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

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爲之反側，充晏然神
意自若。

顧孟著

顯

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

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

言伯仁以

棟梁自居而絕人出

周得之，欣然遂爲衿契。

勸柱語柱自佳語又佳

也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爲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後數日詔出，周羣臣徃省之，周曰：「近知當

不死罪不足至此

按明帝未即位伯仁已為王敦所殺此說失實

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麴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

咸恐是人名

王澄字平子嘗抗王敦為所害此謂咸言其未必至此伯仁言其為人如是必有此事如殺王平子可見已

王敦既下住舡石頭欲有發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真所說溫嘗為東宮率後

爲吾司馬甚悉之。湏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
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
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己，乃重問
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
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

王太將軍旣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
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
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

蘇峻旣至石頭，百僚奔散，唯侍中鍾雅獨在。
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

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
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
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
進矣

庾公臨去

亮因避蘇峻也

顧語鍾

雅後事深以謂委

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
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

愧荀林父耳

謂林父終以功贖敗也

謂之其非相期也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
存術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

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鉅陽知布。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在朝廷之上

羣字敬休匡同峻反故
通羣匡後以宛城降

蘇子高峻事平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為丹

陽。孔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

臨崩。諸君親升御床。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

坦踈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

為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

而去。諸公亦止。

小人語豈識國家
大体見存方正

孔車騎敬康與中丞羣共行在御道。逢匡術

賓從其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
云鷹化為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
之車騎下車抱術曰族弟發狂卿爲我宥之
始得全首領

與前則同而造次幾
急語異故知記載難

梅願

仲真

嘗有惠於陶公後爲豫章太守有

事王丞相遣收之况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
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爲不可放乃
遣人於江口奪之願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願
曰梅仲真勝明日豈可復辱邪

其意激不輕讓自有
佳處又云陶公

王丞相作文伎施設床席蔡公

漢

字

先舊也

不悅而去玉亦不留

何次道充庾季堅冰二人並為元輔成帝初

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
外寇方強嗣子沖幼乃立康帝康帝登祚會
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為誰之議何
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
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觀聖明之世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驪字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
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
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傍有客

曰此年少戲廼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

惟園棊見勝

承相雅量以年少不
該小伎自多宜戒

棊品以江與王恬等
為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坦疾篤庾司空冰為會稽省之相問

訊甚至為之流涕庾既下床孔慨然曰大丈夫

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

問庾聞廼謝之請其話言

惜不見話
言ソ下

以却非
同高比

相大司馬詣劉尹則不起相彎彈彈劉枕丸

迸碎床褥劉作色而起曰汝君如聲地

可聞戰求勝以溫為相甚有根容
如響也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
少勿爲評論前七昔嘗與元明二帝王使二

公周旋

此語可弟深公自道不
可又云狠語見謂方正

王中郎年少時

江彪爲僕射領選欲擬

之爲尚書卽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
卽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聞而止

乃盛
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

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爲不堪

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旣

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

文度
坦之

也字

網亦取其真耳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既成示庾

道恩

義小字叔和

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

自不至於此

忠其自託論交

王長史

蒙

求東陽撫軍

簡文

不用後疾篤臨

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沖祖於此命用之長

史曰人言會稽王瘖真瘖

此謂撫軍於其臨終方以此命之

劉簡

字仲約

作相宣武別駕後為東曹參軍頗

以剛直見踈嘗聽訊簡都無言宣武問劉東

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宣武亦無怪

名貴汚

風骨

色

問因語 謂我若言君亦不用引評謂同坐
問因語 鄙不自下 意如不若貴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盱未食有相識小人
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
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此即夫子小人難養近之不遜遠之則怨之意矣

作因緣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字範小為烏

程令送一舡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脩

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惡其人 卻其物

阮光祿裕赴山陵至都不往毅劉許過事便

還諸人相與追之阮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
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劉尹時爲會稽乃
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
阮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更无倫埋安石
渚會稽地名

王劉與栢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
加栢公頸栢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
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薄温亦且
之辭不成語
栢公温問栢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
敗何以不諫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栢
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覺所難犯

羅君章含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
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見諸謝皆富貴轟
隆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

王文度爲相公長史相爲兒求王女王許諮

藍田述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

膝上文度因言相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

度下膝曰惡覩度已復癡畏相溫面兵那可

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

栢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栢女遂
嫁文度兒

王子敬數歲時嘗省諸門生擣菹見有勝負
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乃曰此郎
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慙荀
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竟

竟

謝公聞羊綏字仲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後
綏爲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取以爲主

簿

土右軍與謝公詣阮公俗至門語謝故當共

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題
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
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
人亦自爲也王曰魏祚所以不長謝以爲名

言

謂薄待大臣固可然殺罪
士之感之切勿擲去似爲不可

王恭欲請江盧奴

數字仲凱
此小字

爲長史晨往詣

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

江不應直喚人取酒自飲一椀又不與王王

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

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
曰人自量固爲難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
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善對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子
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友亡

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

捷急語耳
非方正

張玄與王建武

悅

先不相識後遇於范滂章

甯

許范令二人共語張因正坐飲往王熟視

良以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

肯往。范是王之舅，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話，賓主無愧色。

索手分三非方正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

字孝則

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

盛集僚屬，自圍棊，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搗掌，血流沾襟。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雍字元歎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
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未
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
以爲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
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
皆跌蕩不得住

言太初无變色
衆人莫不辟易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
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
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此意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
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閒攀欄而吼其聲震
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
色

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
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

裴叔則

楷

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

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

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

便舉標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其載夫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也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遐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正戲不時爲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

○

孫推問譚峻所問事是合平書又云闇當以是俗語令人疑闇好語當上言

劉慶孫

輿

在太傅

司馬

元

越

府于時

人士

多爲

所構

唯

庾子嵩

縱心事

外無迹

可問後

所構

唯

庾子

嵩

縱心

事外

無迹

可問

後

以

洗

之

面

夷甫

都無

言

盥洗

畢牽

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與其有吝於此
可乘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頽然已醉
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
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
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心借換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
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
欲以分謗王不爲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

王夷甫長裴成公

顧

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

一麴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望何足計

王便鄉裴裴曰自可全吾雅志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亮或謂王公導

可潛糶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
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下吾角巾徑還
烏衣何所稍嚴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
簿周旋無爲知人机案間事

祖士少約好財阮遙集好伎並怕自經營

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詣祖見料視
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麈著背後傾身

憚意未能平。或有請以見自吹火燔發。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何事。後神色閑暢。於是

勝負始分。

勝負本不待以寫

得相志滿建毅人

許侍中

與

顧司空

和

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

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已帳眠。顧至曉廻。轉不得快。熟許上床便吟臺大。顧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

語錄

茂弘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爲假。

亮有大兒數歲。

太尉長子會字會宗

雅重之。

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真嘗隱幔但
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此
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或云見阿恭知
元規非假

褚公

裒

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

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舡送故

吏數人投錢塘亭住

地近海患潮故

爾時共

興沈爲縣令

未詳

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

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

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僮父來寄亭中

以中少人
為儉父

人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

問儉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
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以承公名令於是大
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
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
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

鑿

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

壻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

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

矜持唯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卧如不聞郗

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羲之因嫁女與

焉。

晉人風致者以故為弟
在古人中真不可无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

早者並得注日晏漸整不復及精隨客早晚

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

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

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熾燭火擲伯仁伯

仁笑曰阿奴火攻何出下策耳。

仲智狠傲
故无別說

顯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

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和覓虱，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虱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鄉州吏中有一令僕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剽掠，射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舉舡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賊衆。」廼安。

謂以定刑者，若賊則亦當應弦而倒矣。諺喜其射燕去之，以悅安之。又云：當時自後，誰為苟以悅安之矯情，見謂推量孰經。若

庾小征西

翼

嘗出未還，婦阮是劉萬安妻。

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盛輿。

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
翼便爲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
意色自若

類之存正
非方正

宣武與簡文太宰

武陵王

共載密令人在輿前

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
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
復有此賢

王劭

字敬倫
導五子

王蒼

字敬文
幼子

共詣宣武正值收

庾希

字始彦
水長子

家會不自安遂巡欲去劭堅坐

不動待收

信還得不定廼出論者以劭爲優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滌牒既定其後
同宿明晨超呼謝安王坦之入擲䟽示之郗
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
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
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也

古

古人帶晉以等与後人笑今人則不然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
風起浪涌孫王羲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
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
悅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喧動不
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

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饜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
坦之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
謂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
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
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選其曠遠
乃趣解兵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桓自
可人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盱未得前王
便欲去謝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

與前注海
各得自在

又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蔡子叔

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
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襜舉謝擲
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
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始壞
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
俱不介意

送一僧何至爭近至以
子叔小人語更深恨

却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修書累
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

為煩

是道
人語

謝安南

奉字
弘道

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栢

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
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他端雖
信宿中途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
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我輩人也

戴公

達字安道

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

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
謝悠然知其量

謝

謝安所表也

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
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
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

只如此本分本分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
走避不惶取杖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
憑而出不異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苻堅遊竟近境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

了其此處

謂及我在位時

决之自任存焉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

小奴王僧彌

會小字

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僧彌

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

敢壽張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

省乃侵陵上國也

語都无取
獨釣碣可用

謝安曾爲吳興太守
時從之遊故珉云然

王東亭爲相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
敬其人地爲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
自若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
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
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若仆而王不動
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

何守
試法

大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
飲酒舉杯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杯酒自古何
時有萬歲天子

荆州有所識作賦是東晉慢處之流殷甚
以爲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
巾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者竟既
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

然自失

甚得休慢戲
何足復贊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雋才與謝益壽

混小字

相

好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

見前

齊熙小字乃
王恭二弟

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

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脚委几上詠矚自若

謝與王叙寒溫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

其奇乃合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
屬羊不暇羊不大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使
還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云向者不得從命
中國尚虛二王是幸伯兩弟

批寫得直似可憎又自如見人
情有以傳有之穢小說不厭

世說新語卷第三



世說新語卷第四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
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
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
孫相累○曹公問裴潛曰鄉昔與劉備共在荆
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
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

 世語未
有喻也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傳嘏交而嘏終不許
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
時之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
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
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傳曰夏侯太初志大心
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
颺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閔籥
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譽妬前無親
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
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

武帝講武於宣武塲。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後諸王驕汰，輕構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

兵不當廢
何在孫吳

王夷甫父又爲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

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叙致既快事加
有理濤甚竒之既退看之不輟乃歎曰生兒
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
也

代父
致詞

潘陽仲滔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

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

石勒不知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

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

遂有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衛玠年五歲神矜可愛祖太保瓊曰此兒有

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疆果有餘

鞅

張季鷹

論

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

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
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
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爲見機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
下先爲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

王玄

曰志大無量終當

死塢壁間

後爲塢
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爲王致力
乘中鳴雲露車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
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當相用爲荊州旣而
忘之以爲南郡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
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爲官屬此諸
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
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復何憂
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
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其

自全之道。萬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不

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阿奴諷小字

語甚可悲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延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觀衰厄，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聞應當

含乃敦兄，應字安期，含子為敦。後王彬字世儒。

為江州嘗抗敦敦欲來密具舡以待之。竟不殺之。故云與之云何。

得來深以爲恨

英賢地見

英賢地見為益後來龜不自靈可傍可飛江州未必不以戒親自說不知舒後如何

武昌孟嘉

字萬年

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

太傅

哀

有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

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試自求之褚眊
眊良父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
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

嘉善酣暢

愈多不亂

相温問酒有何好而

嘉善酣暢

愈多不亂

相温問酒有何好而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長史見之曰
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

盤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
揚州絕有確然之志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
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歎劉曰鄉諸人真
憂淵源不起邪

小庾

翼

臨終自表以子園客

爰之

為代朝廷

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欲用栢溫劉曰
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

栢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又

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尅唯劉

丑云伊必能克蜀觀其捕博不必得則不爲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與二人
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

此語別見幾微者也
與劉真長說教誥同

都超與謝玄不善苻堅將問晉鼎既已
梁岐又虎視淮陰矣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
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
與共在栢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
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勲元功既舉
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

其不振康伯曰此人野名必能戰玄聞之甚
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
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褚期生少時爽小字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
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

○白是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
之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
當在兄即傅亮兄弟也

瑗長子迪字長猷次子
亮字季友後亮竟誅死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暫往

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于澧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胤。長又爲相，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毅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

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爲荊州
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
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許
才地必應在已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
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
如此任仲堪此舉乃是國之亡徵

賞譽第八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
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

世目李元禮譔譔如勁松下風

謝子微

見

許子將

邵字子將

兄弟曰平與

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

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善則陳仲舉

之匹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

公孫度

字叔濟

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

之網所能羅也

鍾士季曰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謂裴公

之談經日不竭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

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


裴

王潘冲裴叔則二人總角時鍾士季須臾去
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
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異
爾時天下無滯才

諺曰後來領祿有裴秀

裴公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
敬而人自敬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
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
汪廣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

深遠

少得
以人

羊公還洛郭彘

字泰

為野王令羊至界遣人

要之郭使自往既見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

太業復徃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

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

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

知名其器

羊長和

忱

父繇與太傅祐同堂相善仕至車

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

秉給式亮祐

夾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乃歎曰從

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爲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

不能移也

四 妙絕
李詞

王戎目阮文業武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

有此人

四 情詞亦
不成語

武元夏陔目裴王曰戎尚約措清通

爽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錐磊砢有節

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

風塵外物

王汝南

湛

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

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
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
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
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凜然心形俱肅遂
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雋爽自視缺然乃喟
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
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
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
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遇之濟益

其難測非復一事既還渾問濟何以斬行
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
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
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
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
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
上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僕射

額

時人謂為

談

之林藪

張華見褚陶

字季雅

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

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

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
老成明時之雋又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
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
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
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鳴鵠之裴回懸
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鉏耒以紙札
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以談
論爲英華以忠恕爲吟寶著文章爲錦繡蘊
五色爲繒帛坐謙虛爲席薦張義讓爲帷幪

行仁義爲室字

道德爲廣字

劉小光

秀才蔡洪也

吳中舊姓如何吳展字士

季朱諶字來長

嚴隱字仲弼張鴻字威伯

顧榮字彥先陸

無復高簡之筆不類此集

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

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

詠往往與其旨合

洛中雅雅有三邈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漢

字冲嘏是親兄弟一士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

婿宏真長祖也洛下錚錚馮惠卿名孫是播

疑附益之

于蓀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
知名時稱馮才清太子才明純粹邢

衛伯玉

華

爲尚書

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

議竒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

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

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

凡識也若死而可作常與之同歸或云王戎

語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

令姿未嘗不覺我言

郭子玄有焉才能言
老莊 庚散嘗稱之每曰

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大雋大

尉答曰誠不如卿茲落穆穆

然澄切皆不終

太傅府有三才劉應之孫興長才潘陽仲滔太

才裴景聲題清才

林下諸賢各有雋七子籍子渾器量弘曠東

子紹清遠雅正濤子簡踈通高素咸子瞻平

夷有遠志瞻弟孚亦天朗多所遺秀子純悒並

令淑有清流戎子共四子綴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唯伶子無聞凡此諸子唯瞻爲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庾子躬琮有發疾世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

公府謂侯景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

王太尉初云郭子及語議如懸河爲水注而

不竭

司馬太博府多名士一時雋異爲文康

則乎嵩數在其中常自神王

太傅東海王

越司馬

鎮許昌以王安期爲記室

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

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

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

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

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袁宏作名立

傳直云王參軍或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安期

字

甚善有味

更太尉少爲王眉子

玄

所知更過江戴王

託其宇下使人忘寒暑

謝幼輿

魏

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稱延祀

弘雅劭長董仲道

養

卓犖有致度

王公曰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江表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

中郎

留之云諸

人當來尋溫元甫

魏

劉王喬嗜

裴叔則

魏

至醕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之才

青中

蔡司徒在洛見陸

魏

中三

先望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居

中

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

王長史澄是瘦子躬奇外孫丞相日子躬云

入理泓然我已上之

弟謂其曰一馬郭
六世才子
兩同病

瘦太尉目瘦中郎家從談談之許

不成語
不可解

瘦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

以神氣
又似於傲

劉琨稱祖車騎述為朗詰曰少為王敦所歎

待人目瘦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

王平子邁世有雋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

顛歎息絕倒

三
倒

王太將軍與元皇表云舒

我從

風檠簡正作

雅人自多於邃

亦敦從弟

最是臣少所知按中間

夷甫澄見語卿知處明茂弘已有令名

真副卿清論處明親踈無知之者吾嘗以卿

言爲意絕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

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

之使遇不知使負實

處明舒字也二使字或作使疑訛而爲使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

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道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相廷尉鼻以問周

侯周侯曰可謂卓朗相公曰精神溫著

王太將軍稱其兒云其神族似欲可

悲也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室

此詩古

人處

王敦爲太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
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爲長史敦謂
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
在當復絕倒

四傲也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用母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卞

望之峯距

太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當不減阮主

簿

世目周侯疑如斷山

王及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日有客公
曰王與子語遂使人忘夜

王太始下書曰世奇識器聖

王太子下書曰世奇識器聖

王太子下書曰世奇識器聖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次

坐曰來來此是君坐

丞相治揚州解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道
治此爾何少爲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
王丞相拜司徒而歎曰劉王喬疇若過江我

不獨拜公

王藍田爲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王丞相以
其東海子也辟爲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
與人競著之述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
事七日是丞相甚相歎賞

並曰揚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

亂揚氏作公方未已謝公二朗是大才

劉萬安即道真從下庾公所謂灼然王

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言其表於衆大也

庾公爲護軍屬相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楮

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

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

士此語甚不容易下

行茂倫詩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

此人木死終為諸侯上客

一様語病
此又可二

杜弘治又墓前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

弘治至羸不可以致哀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稱更文康亮為豐年王稚恭翼為荒年穀

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為荒年穀庾長仁為

豐年王有味

世曰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

有人曰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誅

也揚延別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情小為碑文云按

萃國舉

庾稚恭與相溫書稱劉道生

校

日夕在事

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

推此與君同濟艱大者也

國貞非
恭懷抱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之

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

蕭中郎

輪

孫承公

統

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

擬爲大常劉尹云蕭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

不自此以還無所不堪

語自
自性

自性
自性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

蒙

清言良久

去後荀子問曰蒙子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

客曹疊疊爲來逼人

問向客君
向客可親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

栢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見可見猶可

之英雄自相羨
其德乃不足道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

至一時無所後於之猶杜
詩相於也

空函殆知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

三司州

胡之字

與殷中軍語歎云已之府奧

蚤已傾爲而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

王長史謂林公真長可謂金玉蒲堂林公曰

金玉蒲堂復何爲簡選王曰非爲簡選直致

言處自寡耳

言所蘊雖富而言自寡非擇言而出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

應無已必無

前語

曹稽孔沉魏顓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

情于時之桀孫興公目之曰沉爲孔家金顓

爲魏家玉虞爲長琳宗謝爲弘道伏

謂震氏宗長林謝氏伏弘道也即球奉之字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也

有誤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爲自適上歎林公器朗神馮道祖上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踈

非

簡文曰庾赤玉

統小字

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

赤玉曾中無宿物

殷中軍道韓太常

東伯

曰康伯少自標植居

然是出羣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

必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圖与撥皮皆同

林公謂王右軍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行狀俱及當於人

恨不苦苦謂窮人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道成殊不具

王長史云江思俊傳思懷所通不翅儒域

許玄度送母始出抄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

聞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

謝公道豫章魏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
起不起以卜江左興亡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

謝大傳爲栢公司馬栢詣謝值謝梳頭遽取
衣幘栢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
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

郎趙悅子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爲用半

起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縉紳數逼

恐不豫人事况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四 悅子
自佳

栢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

世目謝尚爲令達阮遥集云清暢似達或云

尚自然令上

謝尚欲解衣
可而可稱數

栢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栢公遥
望歎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簡文曰敬豫爲朗豫

簡文 字連其人
如語如語更自高簡

孫興公爲吏公參軍共游白石山衛君長來

在坐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應

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御諸人傾倒處亦不

孫遂沐浴此言

變者自佳
沐浴何物

王右軍目陳玄伯素壘塊有正骨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

此亦古
人所未道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
物復更聽王又曰自是鉢釘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
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

其人

琴賦
夜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摠角詣謝奉奉與語大

說之曰太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
故有局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王領軍

洽

供養之每與

周旋行來往各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
不行因此名遂重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
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

桓公語嘉賓

劉超

阿涼嚴浩有德有言向也

深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
聞文語嘉賓劉尹語末後亦小異廻復其言
亦乃無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共商略先往名
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臨章清太出

王臨之字仲產
為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易

國費
辨說

謝中郎云王脩載之樂託之性出自門風

四
課

林公云王敬仁之是超悟人

劉尹先推謝鎮西尚謝雅重劉曰昔嘗北面

謝太傅稱王脩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胡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郗嘉賓

人問王長史江彪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

復足自生活

謝太傅道安比王坦之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

戶去不復使人思謂以此威儀韻度之異一見而足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不可解亦不足解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亦飲酒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王脩於此事故欲太

謝曰亦名士之高操者

謝何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約和爲朗我家亦以爲供

朗

一字是病

一字是德

謝公云長史語其不多可謂有令音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

鏃鏃之推
意正是新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

日忘疲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

阿興王
蘊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

此五字
家妙

言如茗之枝柯小實
非外博而中虛也

大道之極
會三數三

謝胡兒作著你郎嘗作王堪傳不諳堪是何
似人咨謝公謝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

子

世胄堪字爲
石勒所害

四作文子知本歷
言謝公以不語

阮千里瞻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

子親伊姑我父唯口男是許允婿

阮潘既足表兄弟
又同是許婿

謝太傅重鄧僕射也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

無兒

詠語如此
千古如生

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柄託好佳王洽一

吳四姓舊曰云張又朱武陸忠顧厚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

謝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
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
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
際共義手語達干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
未易多有許

殷允字子思出西郊起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

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世目袁為開美

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此語疑勸袁勿友殷自襄其美

謝車騎問謝公旨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

是不見耳阿見不敬尚使人不能已

此等語不佳

文必有別事安不與真長故發此問

曰是唯不見爾見子敬尚重之況見真

謝公領中書監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

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斂膝容之王神

意閑暢謝公傾日還謂劉夫人曰向見河

王字又護故自未易有錯不相関正自使人

不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

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暢

語本不足道而神

謝謂身本不蕭灑以其言已得其意故襟懷自暢爾似戲許江左諸人措辭多如此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復情情竟夕

范豫章謂王荊州鄉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

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相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酒則酣暢

忘反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

類亦邊人之桀也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

在渚住司馬著作作往詣之言容鄙陋無可觀
聽天錫心甚悔求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彌
有鶴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既至天錫見其
風神清令言話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
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性甚有情後遇袁悅之聞

遂致疑隙然每至與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

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

目之云王大故自濯濯言因物象也此語自別

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太

羅羅清談

四

羅三
語傑

王恭有清
蕭簡旨能叙說而讀書少頗有重
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爲煩
殷仲堪喪後相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
以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

泉

四

古語
痛事

四世說之作正在識鑑品藻兩種
耳余備門類不得不有亦不吝然

世說新語卷第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

須溪劉辰翁批點

品藻第九

汝南陳仲舉穎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見陸績顧劭全琮而為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



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
為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
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
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

亦捷急變化語即駿

馬所致亦如吠耳

顧邵嘗與龐士元蒲茗問曰聞子名知人等
與足下孰愈曰陶冷世俗與時浮沉吾不
子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亦似有一
日之長邵亦安其言

有懷
其人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
下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心

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景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泰何如其父司馬
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已任者
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
寔荀靖方陳謚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荀
顗方陳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
指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裴綽方王澄裴瓚
方王敦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
玄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
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
之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
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向及卿然髦
尤精出淮笑曰我一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
劣論者評之以爲喬雖高韻而檢不足樂言
爲得然並爲後出之焉

劉令言

納

始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

太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

弘武

恢

巧於用短杜方叔

育

拙於用長

廣

王夷甫云閭丘冲字賓優於蒲奮郝隆此三

人並是高才冲最先達

王夷甫以王東海承比樂令故王中郎作碑

云當時標榜為樂廣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故事

王太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

注後度江左不能復爾三歎曰不知我進伯

仁退

未嘗不自知

是

謂在洛時數尚畏顛過江後數漸得志不復憚矣故歎曰不知是我進乎伯仁退乎

會稽虞驥字思元皇時與栢宣武同俠其人

有才理勝望王丞相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
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

愉字敬康
潭字世康

故是福
不及耳

兼之者其在卿乎駿未達而喪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却鑒周曰鑒方
臣如有功夫後問却却曰周顛比臣有國士

門風

兩語名
可觀

王太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
曰吾家中郎我家大尉阿平胡母彥國阿平
故當最劣庾曰似之肯劣

王謙言其
宗人不及

庾又問

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

意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

庾公此問甚煩
宜王敦如無人

此語庾日中无
王二日中无庾

入問丞相王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嗟繫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

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

之得休嗟繫尤
今言牙槎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穎曰敞時論以穎比

鄧伯道敞比温仲武議郎祭酒者也此不過江
語亦隱約

穎字伯英位議郎年二十而卒敞字茂正
位祭酒不就官年二十二而卒故曰不過

江卒於度
江前也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却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牽顓比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王千里瞻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

宋禕曾爲王太將軍妾後屬謝鎮西尚鎮西問禕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

鎮西妖冶故也

言王不如謝之粗俗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

王丞相辟王藍田爲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

似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曠然澹處故嘗

不如爾

言述性
楠也

卜望之云刻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
倭已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

書治人學問三反

同人人

出論溫大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
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

恐不
及已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怕令人得上與何次道

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

有尊謝甲
何之意

得赤
足以發

何次道為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大阮

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

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

四以一條不小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

邪

謂更勝耳

刻司空家有傖奴也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

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

楷字司空鑒子王

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

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語甚有氣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

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詩

人之美

如此更甚

論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為傷其道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攸之與立惠帝其

失孰多多謂立惠帝為重言其失重相溫曰不然

使子繼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未足為據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

殷曰故當以識通暗契似謂裴暗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

當勝耳淺俗

相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相問殷卿何

如我毅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此亦不肯遜又不與競之辭言我寧爲我而已不與相比擬也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栢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令易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泚泚清便毅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

與讓也

四語煩

相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竒進爾邪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相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相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

此語能長人格價

入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奉清令不如其弟聘學義不

及孔巖

字彭祖

居然自勝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栢元子溫箕子比
于迹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
異竇為管仲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栢護軍伊亦在

坐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又

何如衛虎字珣小栢答曰弘治霄清衛虎弈弈

神令王劉善其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

阿奴王濛小字劉與丞相不相
得故為優濛之言謂皆勝之也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

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

似秀之仕率也

栢公問孔西陽叢安石何如仲文孔思未對
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
麴故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過胡兒並在坐公問李

弘度曰鄉家平陽

李重字茂曾

何如樂令於是李

潛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亡伯

雅正恥麴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

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謝公語胡兒曰有識

者果不異人意

非謝公問弘度
答那知許事

王脩齡

胡之

問王長史

濛我家臨川

義之為臨川守

何如卿家宛陵

述為宛陵令

長史未答脩齡曰臨

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貴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苟六年十三倚床

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

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

韶令亦屬矜持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

乃爾失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

勇

四

人人有區別意正皆失卒情也以為成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

許玄夔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

受而不恨

此皆語門人弟子之辭即同輩受之不恨

世目毅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相公相公停

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佳自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

爽字文時

曰我何如荀子劉

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

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

致弟子早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甚未可也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

王因曰安石故相與雄阿萬當裂眼多邪

劉尹云人言江彪田舍江乃自田宅也

謂能多出

有也

謂田宅所備聚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

紹字

嗣紹是石崇姊

夫蘇則孫愉子也

紹乃則之子

劉尹目庾中郎

雖言不悖悖似道突兀差

可以擬道

孫承公純

云謝公清於無弈

謝奕字

潤於林

道陳達字

誰知二資見

謝公清潤耳

潤

或問林公司州

王胡

何如一謝林公曰故

攀安提萬

語強
然有思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

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

可觀

却嘉賓道謝公造膝雖不深徹而纏綿至

又曰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

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爲得

造膝是文
談可厭

此云詣非其它造之謂乃目其於理深
詣即謝之深徹皆囊至之名謝不徹王亦
不詣其於理但相
朋耳無大高下也

庾道季欽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

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王僧恩

韓之小字

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

自不如伊

述其父也

擬

似倭其子而黨林公

簡文問孫興公表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

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

言有才無德

蔡叔子云韓康伯錐無骨幹然亦膏立

四外

郝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

嵇公勤箸脚裁可得去耳又問殷何如支謝

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豐豐論辯怒口

欲制支

四

便是

吏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錦千載上死人慄慄

恒有生氣曹蜎茂之小字蜎字永世李志字溫

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

繩而治但恐狐狸猶貉噉盡

言人皆如曹李厚朴無為可如上古但才智無間功迹俱混身盡於狐狸而已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騰小

君家道衛君長云何求孫白云是世業人謝

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

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是沒林公

謂不聞說庾勝
林耳又云只是一句

謝遇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

戒賤七賢

謝便与
上句同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
成就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竒自知然不言勝
長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

猷之
操之

多說俗事子猷

猷之

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

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

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

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
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
吏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
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
近撮王劉之標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爲得逮孝伯云
劉尹非不能逮直不逮

言濛質而
撥文也

袁彥伯爲吏部郎子敬與弟嘉賓書曰彥伯
已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爲人
冀小卻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
賞并舟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

有人問袁侍中

格文字

曰我仲堪何如韓康

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
寂居然有名士風流般不及韓故般作誄云
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

後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

後鈔撮
通撮拾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

謚導

曰世論以我家

領軍

珣洽即

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

亭

珣即

轉卧向壁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年

珣謂其父本勝世之以年二十六而卒故德業不彰世得比於世之也故嘆之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文曰長史虛劉尹秀謝

公融

條暢也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

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

不言若古軍而言勝胡之

栢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

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

楨之字公幹徽之子第七叔乃其之也

于時賓客爲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淵雅一

相玄問劉太常

瑾

鞞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

曰公高大傅深文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櫛梨橘柚各有其美

舊以相謙

子藏祖

比毅仲文相玄時仲文入

相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
救東方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
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
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
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
情戀乃悽然愍之即赦免罪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
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
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
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

之視今也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改
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吊而見之謂曰鄉
海內之雋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
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吾不
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曰

居喪而戚過理之常也母若聞之勉其稍
釋而已私以錦被蒙之何益之有元方知
之自應徹去何待他人之
責惡人且不如如此况陳乎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
止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

介過人朕所以好之

乃似有風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踈而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謂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床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

郭豫

才拙而性剛，聚歛

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爲之損。四非夫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貧濁，口未嘗言。

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床不得行夷甫
晨起見錢闔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阿堵物猶言這
個物非以名錢

但意不在錢
言錢何嘗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
婢路上儻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
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
婦囑小郎急捉衣裾將與拔平子饒力爭得
脫踰窻而走

王义前娶生衍第三妻
樂安任氏女生平子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

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

語諺

謝鯤爲豫章太守從太將軍下至石頭敦謂
鯤曰余不得復爲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爲其
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敦又稱疾不
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
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
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衆懷
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勲侔一臣名垂千
載時人以爲名言

元皇帝時廷尉張閭

字敬緒

在小市居私作

都門早閉晚開羣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

遂至榻登聞鼓猶不被判聞竇司空

角字序

慶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訢賀曰身被徵作禮

官不闕此事羣小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

便無所訢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當為及

之張聞即毀門自至方山迎賀賀出見辭之

曰此不必見闕但與君門情相為惜之張愧

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早已毀壞

四門情字可稱

却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後

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必欲苦相規誡

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佗言臨還鎮故命駕詣

丞相丞相趨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乘別必
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
次日後面末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
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四

寫得鄭
重可憎

王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
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
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
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
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
然也

四

爲亦盛德不誰又看
持以心何復益貴

蘇峻東征沈充

吳興人爲王敦將

請吏部郎陸道

俱吳郡人

將至吳密敕左右令入閭門放

火以示威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必

將有亂若爲亂階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陸恐其放火以禍其鄉故先爲此言以微其計

謂放火階

陸玩拜司空有人告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

箸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

用莫傾人據梁玩笑曰戢鄉良箴

小庾在荊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爲

漢高魏武何如一坐莫答長史江彪曰願明

公爲栢文之事不願作漢高魏武也

文章志曰瘦翼名輩豈應狂妄
如此若有斯言亦傳聞之謬也

羅君章含爲栢宣武從事謝鎮西作江夏往
檢校之羅旣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
酒而還栢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
尚何似人栢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
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栢公竒
其意而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
軍爲論議更尅孔巖誠之曰明府昔與王許

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愆終之好民所不
取右軍甚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鎧馬上也

大傳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

今須煩此四 不論有無是備 故實甚可發明

萬未死前安尚未仕何有在 其軍中之理又發此言乎

王大語東亭鄉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

戲王珉名出兄珣特人語曰法護非不佳僧 彌雖為兄法護珣小字即東亭僧彌珉小

字也言東亭雖不 惡那得及王珉也

殷觀病因看人政見半面此病殷荆州 仲堪與

晉陽之甲往與觀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善
洽觀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
墮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
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
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栢南郡好獵每田狩其甚盛五六十里中
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旣所指不避
陵壑或行陳不整驍克騰逸參佐無不被繫
束栢道恭玄之族也

字祖猷時為賊曹參

軍頗取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爲唇齒並上下權要王太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爲此歎歎曾不慮獄吏之爲貴乎

相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諫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慙而止

揚德祖脩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
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揚見
即令壞之旣竟曰門中活闕字王正嫌門大
也

人餉魏武一盃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
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揚脩脩便噉曰公
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揚脩從碑背上見題作
黃絹幼婦外孫齋曰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
答曰解魏武曰姑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

聖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
綸色絲也於字爲純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妣
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齋曰受辛也於字爲
舜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
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五經論注尤竟讓
不知古人何見作此不

魏武征袁本初

絲

治裝餘有數十斛寸片咸

長數寸衆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大祖思所
以用之謂可爲竹裨楮而未顯其言馳使問
主簿楊德祖應聲答之與帝心同衆伏其辯

悟

○以上四則皆德祖之所
以可惜所以致疑也揚哉

王敦引車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嶠爲
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
右莫不悚懼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
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
温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乃釋然諸公
共歎王機悟名言

淵未見橋當斷不當
斷亦非求酒炙時也

却司空簡在北府相宣武惡其居兵權却於
事機素暗遣賤詣相方欲共獎王室濟復園
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急用賤視
竟寸寸毀裂便廻還更作賤自陳老病不堪

人間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得歲人喜即召轉

公督五郡會稽太守

謝靈運後余不能亮也哀哉又云嘉賓為人客豈得已哉觀其死父子以有足悲者

按中興書溫北伐令平北將軍惔督嚴辦以疾來退溫責其不從轉會稽今說非矣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

小字溫長子

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唯

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

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向諸人皆似從官唯

東亭弈弈在前其悟捷如此

西 小夫之談何足言悟

夙惠第十二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

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筆
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餹元方季方長跪
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箸筆飯今成
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否對曰髣髴志之二
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
糜自可何少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
內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
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

操
晏

四

字形語勢皆
林前事奇事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
帝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
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
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
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自宴會告以此意更
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
昨日之言耶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
外孫年並七歲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
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叙客主之言都無

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
此實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
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
尋作復幃乃云已足不須復幃也母問其故
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旣著襦下亦當
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爲國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箸複衣但著
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
宜令有常陛下書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

術帝曰晝動夜靜

謂夜靜則寒宜室讓也

謝公出歎曰

上理不減先帝

四不盡吾
巧具

栢宣武薨栢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栢車騎沖

與送故文武別因指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

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日已坐

曰靈寶字小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鞠愛過於

所生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

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

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
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
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

王敦楚語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爲之
弊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
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
所之時人歎焉

自是可傳傳以者少

王大將軍自目高朗躋率學通左氏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
士莫年壯心不已

魏武帝詩以如意打唾壺

口盡缺

四則皆知仲
至此則盡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爲太子好
武養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
是也

如此復
何請焉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更分樹置先遣參軍告
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
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數小何敢不遜催攝
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禦賊令上王聞
之而止祖述

似謂檻致之耳
言俗字容有通用

庾稚恭翼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亮時權重

不在已及季堅

翼兒冰也

作相忌兵畏禍與稚恭

盛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荆漢之力窮舟車
之勢師次于襄陽大會參佐陳其產甲觀授
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
數屬目其氣十倍

聞其語矣木見其人

相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縉
紳莫不來萃相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
調英發叙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
落一坐數賞既散諸人追末餘言于時尋陽
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入荊蜀

魏曹爲王掾心不服相故稱王以劣相然相實勝王

相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

作此溪刻自勵

溪刻虫不可知要見吾語

相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

豁字朗子温之弟

小字鎮

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爲鎮惡郎

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

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

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爲副策馬於數萬衆中

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

名斷瘡

小名鎮惡遂能斷瘡弟不知當時相温魏以此兒否

陳林道遠在西岸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
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柱頰望雞
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

談

可

王司州在謝公坐談入不言兮出不辭乘迴
風兮載雲旗離騷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

無人

此後何
之語人

柁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玄時
事形已濟在平乘上茄鼓並作直高詠云蕭
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阮籍詩語


以此為
史可失

阮籍詩語

世說新語卷第六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
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
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
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
使

 謂追殺此使
乃小說常情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



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
轉皎然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
蒹葭倚玉樹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

國豐積唐如玉山之將崩

何其
崩也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
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
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
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國有辭
字及別

驃騎王武子

齊

是衛玠之舅，雋爽有風姿。

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養錫之好

有人詰王太尉

衍

遇安豐

戎

太將軍

敦

丞相

導在坐，往別屋見季胤

詡

平子

澄

還語人曰

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

調暢，若不堪羅綺。

語婦人

王太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

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頽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

墻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

謂看殺衛玠

謂疾見者多徒欲看耳

玠在羣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

羊車於洛陽市咸曰誰家璧人按玠以永

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

日卒則是玠之南度豫章才四十五日豈

能即至下都乎且諸言皆云玠

亡於豫章即不在却也此說非

周伯仁道相茂倫嶠歷落可笑入或云謝

幼輿言周侯說王長史父

諸許尤言一切

字形貌既偉雅懷有繫

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炯炯如巖下電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
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亦
復効爲遊遨於是羣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

返

理不犯群趨
何至委頓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
尾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
連璧

裴令公措有雋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

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聞王使至強回視
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
動體中故小惡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

羣答曰卿未見其父耳

延祖
紹字

裴令公有雋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
人以爲王人見者曰見裴宗身

光映照人

劉伶字伯倫身長六尺貌甚醜悴而志悠悠忽

土木形骸

其
人
意
如
見
恨
可
以
云
人
不
克
俗
陶
命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杖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温忠武與庾文康投陶
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鬻肉諸
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于時庾在温船
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温勸庾見陶庾猶豫
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鄉但見之必無憂
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
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
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道聞函道中

有殺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
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
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床與諸人詠謔
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
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顏右軍
答曰唯丘壑猶存

觀此語元規
竟其可想

王敬豫恬有美形問訊王公撫其肩曰阿奴
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

王右軍見杜弘治又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
漆此神僊中人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

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栢公鬢如反蝟皮眉如紫石秘自是

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

英物
爾醜

王敬倫劭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栢公公服

從大門入栢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踈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

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

公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栢大司馬曰諸君
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
際真人想

語俗

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王洽爾時積雪

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省敬和遙望歎

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雪中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栢宣武王珣先
在內栢語王鄉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
既去栢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
綽君公亦萬夫之望不如僕射

謝

何得自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
軒如朝霞與

與神君
語快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拾
鼻顧睐便自有寢處山澤間儀

意態略似
但不成語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
公稜稜露其爽

更長仁與諸弟入吳欲往亭中宿諸弟先上
丸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
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
時退○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

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強俠氣爲鄉里所患又義興中水中有蛟山有遭跡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入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

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

爲平原內史陸雲爲清河內史曰古人貴朝聞夕死况君前

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

邪處遂改勵終爲忠臣孝子

夏字子隱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

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

劫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

旣神姿峯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舡屋

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

涕投劔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

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此二陸此令

企羨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相廷尉彛作兩髻烏裙策杖
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字
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談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
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
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
可得耳

至无案要語
懷抱相似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

巴蔽石崇甚有欣色

巴蔽石崇
亦何等語

王司州先爲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爲長
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
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却嘉賓得人以已比苻堅大喜

孟昶

字彥達

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

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
此真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

粲

好驢鳴旣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

游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

一作驢鳴

不應送客
盡能駢鳴

王濬冲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
壚下過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
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
夭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
近邈若山河

七賢論曰俗傳若此度爰之嘗以問
度亮亮曰中朝不聞江左忽有此論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
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尸慟

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
驢鳴今我爲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
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徃省之王悲不自勝簡
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
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
之慟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干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
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君

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會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爲庾兒婦既寡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亮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阻公於白石
中許賽車一
來未解爲此鬼所考不

可救

皆無識獨遺此
事資後人筆墨

王長史病篤寢卧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
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
尾箸柩中因慟絕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霄喪風味轉墜法

支公同
學也

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

輟絃於鍾子推已外求良不虛也真契既逝
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却後一年支

遂殞

郊嘉賓喪左右白却公郎喪既聞不悲因
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
戴公見林法師墓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
異神理縣縣不與氣運俱盡耳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
亡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文惡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
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卧聞其言更驚
起曰所望於法護王於是往哭督帥刀約不
聽前曰官平生有時不見此客

刀乃謝公王
部下吏

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

王珣兄弟皆謝婚以嫌離昏大傳既與珣絕昏又離妻此爲交惡末婢琰小字安珍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十年五子猷

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

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

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

云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以月餘亦卒

秦元中有師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

不過少時子敬疾子猷謂之曰請以餘年代弟師曰若已年有餘乃可今君筭亦當

盡復何

亦是何物

語可用言情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穰
桶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

羊孚年三十一卒栢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
所信寄暴疾而殞祝予之歎如何可言

公羊曰子路亡子曰噫天
祝予何休注曰祝者斷也

栢玄當篡位語卞鞠云昔羊子道恒禁吾此
意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而忽忽作此
詆突詎允天心

樓逸第十八

既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獲

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
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
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佗
然不應復叙有爲之外棲神導氣之術以觀
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
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
上嘯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
向人嘯也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
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真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爲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

如云借看

何驃騎弟

準字幼道

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

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

古无此語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爲寵辱難言之沈冥何以過此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
未仕官時常獨寢歌自箴謔自稱孔邱遊散
山石百姓謂有道術爲生立廟今猶有孔郎

廟

得人敬禮乃似
死人可怪可羞可戒

南陽劉麟之

字子驥

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千

時苻堅臨江荊州刺史栢沖將盡許謨之益
徵爲長史遣人舡往迎贈貺甚厚麟之聞命
便舂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音窮窮乏比至
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脩然而退居陽

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直已匱乏村

人亦知之甚厚為鄉閭所安

謝安在臨江方聘此野人為可以
老相矣而於白面何讓也

南陽翟道淵

湯

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

于尋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

秉志彌固其後周詣翟翟不與語

庾嘗詣翟甚共翟曰使君直敬
其杜木松株耳度公祇其能言

孟萬年及弟少孤

隱

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

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

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

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

年可死

孤

少孤名陋皆怪乃年
何辜又曰偽病狂死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傍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閑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更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

淵與後五左
互皆漸甚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疑字安丘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大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第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

篁籬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

小巖有理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

却超每聞戴公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戴公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

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却為傳

約亦辦百萬資傳隱事差互故不果遺

約瓊小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刻尚書與謝居士善

却恢謝敷

嘗稱謝慶緒識見

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里。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爲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子於漢，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

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

元名昭君
避文帝諱

四畫有為地畫不換
國索耶眼不見耶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好祝詛於是
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善尚
不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
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爲也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
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
所愛幸者言義
所幸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幄
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

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

試銅雀復少以出之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救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
爲好可爲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其况惡乎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共字德如妹竒醜交禮
畢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
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栢卽栢卽者栢範也
婦云無憂栢必勸入栢果語許云阮家旣嫁
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
旣見婦卽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
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

新婦所乏唯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
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
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
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
求旣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
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
職臣受其罪旣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
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
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

至

許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
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門人欲藏其
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
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
等雖佳才具不多率曾懷與語便無所憂不
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
反以狀對卒免

允二子奇字子
太猛字子豹

王公淵

廣

娶諸葛

誕女入室

言語始交

王謂

婦曰新婦神貌才情絕不似公休

誕

婦曰大

丈夫不能彷彿彥雲乃欲婦人比蹤英傑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

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

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

母敕以至今日母都無戚容語之曰為子則

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

經字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

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

友者惟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

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

猶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
二人何如妻曰君才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
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爲勝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爲妹來簡美對
而未得有兵家子有雋才欲以妹妻之乃白
母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
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旣而
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
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
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

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特住外不肯還充舍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

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寔

王汝南湛少無婚自求郝晉女司空昶以其

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令姿

淑德生東海承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

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

未嘗忤觀以此知之

王司徒渾婦鍾氏女太傅曾孫亦有俊才女

德鍾郝為姊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

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承為東郝夫人

之法京陵家內範渾封京鍾夫人之禮兩婦

李平陽重

秦州

康

子中夏名士于時以此王

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氏望不可
殺滅李重者又不足殺遂逼重自裁初重在
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䟽示重重看之色
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
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裁語大
上每官事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
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
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
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

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外
拜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
從之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
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
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
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猶言幅員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
范達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
侃室如懸磬而達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
曰汝但出外留客我自爲計湛頭髮委地下

也即天下
方幅者四面
看海也

爲二髮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爲薪
劉諸薦以爲馬草自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
所乏達旣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日去
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達曰路已遠君宜還
侃猶不返達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爲美
談侃乃返達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
大獲美譽

四富貴可致
美不可奪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
村使反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徒
不益乃增吾憂也

陶貞
陶母

栢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著齊

後主

晉公主栢妻

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

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爲
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
殺乃是本懷主斯慚退

栢後著妾又云何其傾吐

庾玉臺

友小字冰第三子

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

玉臺子婦宣武弟栢豁女也徒跣求進閣禁

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

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

言足短不能

行因人而行明其無它然脚短三寸當復能

子婦稱其小字不以爲怪

作賊不宣武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
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栢車騎

沖

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

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
經新何由而故栢公大笑箸之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

惜

中郎

曇曰王

家見二謝

萬安

傾筐倒篋見汝輩來平平爾汝

可無煩復往

語悉世情
可以有者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

家意大不悅大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

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才父

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謂

未玄小字末疑是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此二則皆婦人薄忿夫家之事不當並列賢媛中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

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人

乃玄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婦人乃能激發

却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周閔終不肯歸

曰生縱不得與却即同室死寧不同穴

謝遏絕重其姊

疑即江州夫人

前以爲玄妹非張玄常稱其

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

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

氣顧家婦

張

清心至映自是閨房之秀

潘岳時元

王尚書惠嘗看王古軍夫人

惠爲

孫媿問眼耳未

覺惡不答曰髮白齒落屬平形骸至於眼耳

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於闔廬洲中

逢栢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習習曰

我不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繒之
遇相景真亮之難也殷撫尸哭曰汝父昔罷
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爲物不
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
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
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
之不調旣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爲始
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

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鍾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荀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荀勗知勞而
烟氣亦異耶

人有相羊枯父墓後應出受命君枯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枯墜馬折臂位果至公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箸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備及

解去便徑渡

周易掛

陳述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邪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

青烏子相

象書曰

葬龍

致問无理致能來耳

致能來耳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

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今沙漲去墓
數十里為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
壘壘三墳惟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
云公有震厄王問有何消伏理不郭曰命駕
西出數里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
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
碎子弟皆稱慶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
木

栢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

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
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任

却惜信道甚精勤常患腹中惡諸醫不可療
聞于法開有名徃迎之既來便脉云君侯所
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
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
服符也

晉書法開善醫嘗暮投主人妻產兒不墮
法開令殺一肥羊食十餘齋而針之須臾
兒從羊脊骨裏

下其妙如此

如此則
羊脂可

殷中軍

皓

妙解經脉

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

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
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
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
其至性遂令昇來為詠脉處方始服一劑湯
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診之似達禁方
又隘无益益德

巧藝第二十一

彈棊始自魏宮內用牀奩戲文帝於此戲特
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
為之客箸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

櫺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頽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勅兒孫勿復學書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荀最知是

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

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

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會父形象衣冠狀

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

羊長和忱博學工書能騎射善圍碁諸羊後

多知書而射弈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

范抄書亦抄書惟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

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

以為有益始重畫

侯霜

發明

天

天

天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
戴云神明大俗由鄉世情未盡戴云惟務光
當免卿此語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
曰裴叔則雋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
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
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圍棊爲手談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
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爲眼爾但明點童子

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

仲遠
眼目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
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
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
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
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

正似晉書與後人

世說新語卷之六



世說新語卷第七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

須溪劉辰翁批點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

相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涖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却超並有竒才爲大司馬所眷拔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超爲人多髯珣形狀短小子于時荊州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許玄度傳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語之曰規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

何如

中範之字敬爲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
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下便開帳拂褥羊徑
上大牀入被須枕下廻坐傾睐移晨達暮羊
去下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
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
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
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

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
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
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
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
輟神色自若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
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
甚善我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
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
於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

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
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劉公榮

和

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

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
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
日共飲而醉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
為步兵校尉

劉伶嘗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
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

君何爲入我幃中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嘗從之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阮籍嘗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誼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

仲容以竹竿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
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髮坐
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嘑畢便去
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阮既不哭君
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
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爲兩得其中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
常盃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
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
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

不
成語

裴成公頴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
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
異色

阮仲容先幸姑家解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
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
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送
集之母也

咸與姑書云胡婢遂生胡兒答曰魯靈光
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鄧
何以坐視元哀愷字敗而不救和曰元哀如
北夏門拉攏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
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
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
一豚食半餘半乃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
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
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

相報

市井
笑語

阮宣子脩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籬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葛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爲身後名邪答曰

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

畢茂世卓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盃拍浮

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昌門在
舡中拂琴張季鷹木不相識先在金昌亭聞
弦甚清下舡詣賀因共話便大相知說問賀
鄉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
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
家家追問乃知

祖車騎迷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

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
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怕自
使徒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

鴻臚鄉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鄉何爲怕
飲酒不見酒家覆甕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
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
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麩糲事

有人譏周僕射

射

類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

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擣酒

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
更亮善於觴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使即送
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大真賭
身奴債

溫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壺至使公許大相
剖擊溫發口鄙穢使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
言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
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衛君長爲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
酒脯就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溫許亦爾

蘇峻亂諸吏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
民吏悉去唯郡卒獨以小舡載冰出錢塘口
遽條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
卒捨舡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舡曰何處
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
司見舡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
湖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適
其所願卒曰出自厮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
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舍手畢矣無所
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餘酒

終其身時謂此卒非惟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

美

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

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長史云謝掾能

作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視謂客

曰使人思王安豐

言仁祖之達似王戎

王劉共在抗南酣宴於栢子野

伊

家謝鎮西

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

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

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箸帽酣宴半

坐乃覺未脫衰

尚書謝良也
乃謝尚之叔

相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
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宣武
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
聲便許略無嫌悒遂變服懷布帽隨温去與
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
辦作袁彦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
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
竟識袁彦道不

王光祿

蘊

云酒正使人人自恣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
迴至半路却返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語

栢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鄉

栢車騎

沖

在荊州張玄爲侍中使至江陵路

經陽岐村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

舡云有魚欲寄作鱸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

姓字稱是劉遺民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

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

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鱸便去云向得此魚
觀君知上當有鱸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
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
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
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却雍州

恢字雍州

雍州在內見有髡髻

云阿乞那得此物

阿乞女

今左右送還家却

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召之而趨却無忤

色

髡髻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扶策步歸道逢劉

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
欲乞食往大蚤門未開立人迎神出見問以
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鄉祠欲乞一頓食耳
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忤容爲人有
記初從栢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外
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
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其道蜀中事亦有
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
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

魏陽元後為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相豁語
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
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
人察之至夕乃往荆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
然不異勝遠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
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
百五十沓烏標

烏標不首何
物言言是標

栢子野每聞清歌輒喚亦作何謝公聞之曰子
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字題變時袁山松出

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

言松栢可
爲棺具

表道上行殯

松栢何
足爲異

羅友作荊州從事栢宣武爲王車騎治集別

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
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
冒求前爾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
慙色

張麟酒後挽歌甚淒苦栢車騎曰卿非田橫
門人何乃頽爾至致

漢高祖召田橫橫自刎從者奉首挽至於
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歌以寄哀音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命種竹或問暫
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
無此君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
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
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舡就之經宿方至
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
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

會

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

與自
遠同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栢子野善吹笛

而不相識遇栢於岸上過王在舡中客有
之者云是栢子野王便令人與相問云聞君
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栢時已貴顯素聞王名
即便廻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
去客主不交一言

栢南郡

文

被召作太子洗馬舡泊荻渚王大

已小醉往看栢栢爲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
右令溫酒來栢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栢以
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王
歎曰靈寶故自達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
阮籍曾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王佛大忱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

親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

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

為情死

王盛字伯輿
蒼子導孫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惟阮

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
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
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盃而言語
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
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
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始用公榮
語調

鍾士季會精有才理先不識愁康鍾要于時

賢雋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鍛鐵也向

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

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
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
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
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欣故作鳳字凡鳥也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華所宜詣劉道真是

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

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否

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北人陸徽有此然二陸
自佳不具說列真善

王平子出為荊州王大尉及時賢送者傾

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
樹取鵲子涼衣拘闔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
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

鵲以鵲子
何足以侮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卧其側見卞令齋
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

栢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爲晉陵先粗經虛懷
而乃無異常及栢遷荆州將西之間意氣甚

篤奕弗之疑惟謝虎子婦王悟其旨

虎子謝
據小字

每曰栢荆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
而引奕爲司馬奕旣上推布衣交在溫坐岸

憤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
因酒轉無朝夕禮相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
至奕醉温往註避之主曰温妻君無狂司馬
我何由得相見

謝奕如不受
駕馭後似勝嘉

誅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
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婿嘗箸白綸巾有輿徑
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
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

王子猷作栢車騎騎兵參軍栢問曰卿何嘗

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暫留不
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幾又問
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亦以尔
說書後手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
共萃王恬許時郡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
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
少時王便入閣內謝殊有欣色以爲厚待已

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
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
乃還未至舡逆呼太傅安安曰阿螭故作爾

王小字

翹

故作尔字極
得情態獨亦

王子猷作柝車騎參軍柝謂王曰卿在府久
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
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是知
此人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
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
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悅衆心萬
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
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
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

遭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為

士

指安時
禾出仕

故幸而得免

甚得
駭態

王子敬兄弟見郟公

倍其
勇也

躡履問訊甚脩外

生禮及嘉賓死皆善高殺儀容輕慢命坐皆

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郟公慨然曰使嘉賓不

死兒輩敢爾

脩極世情兒輩
是別本作展筆非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

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

相待王有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

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不堪便令

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
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
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
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
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矣此二
者不足齒人傖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
輿上廻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著
門外怡然不屑

兄弟所禮不
同達故自堪

排調第二十五

郭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然

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恪即瑾恪不與相見後於

張輔吳張昭字子布為輔吳將軍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

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

答曰君明臣實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

四凶在下答曰非惟四凶亦有丹朱於是

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泰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

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

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父繇故會答曰

矯然懿實何必同羣

懿實父矯文帝父帝復問

會臯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

孔亦一時之懿士

司馬昭是時魏之臣子而紀述者直以帝

錄

目之斯爲失矣此

內節嘲語俱謬亦不足

鍾毓爲黃門郎有搗警在景王坐燕飲時

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景王

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

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

物已復來敗人意上笑曰卿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洪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荆

楚

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

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頭責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溫顥穎川荀

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訐訐亦范陽人故義陽

鄒湛河南鄭誦此數子者或寒吃無宮商或

虺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諱少智諱

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而猶以文采

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名登天府

張敏集載此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代未嬰鳴之聲遂王年之中繼踵登朝无代木嬰鳴之聲遂王貢彈冠之義故曰秦王容貌之益為頭素之文以戲之并嘲八丁馬魚以諧謔實有與也維秦始元年頭上負子羽曰云云文甚奇

王漢與婦鍾氏共坐見十小子濟從庭過渾放

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
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

渾第淪為大將軍參軍
早卒不啻言不但如山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
張令共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
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
既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
曰本謂雲龍駢駢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強
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荀隱陸雲也荀字
從日陸名曰雲

陸太尉

璠

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

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
吳人幾爲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
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
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邪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
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
寧勝馬邪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
熨彈棊局曰何乃洵令人爲高劉旣出人問

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椀謂伯仁曰此
椀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答曰此椀英英誠
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伯仁空
洞見嘲

謝幼輿謂周侯曰鄉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
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
已謂周
媒瀆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
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

稱

謝皆有
理為伯仁難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

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牂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特有盤辟之好

王以戲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千寶向劉真長叙其搜神記劉曰卿可謂鬼

重狐

字令升父有雙人母妬葬室父時推下

曠漸有氣息興還家而蘇說其分致此
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悉
乃卒室因
作搜神記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
就牀角枕共語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
取机枕上新衣易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
復有行來衣乎許琛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
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
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

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延圖作佛不亦大乎

庾征西

翼

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殷豫

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賤物猶欲理而用之

此言自別

相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相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

此賊終健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父應童

和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
必在蠶室中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相宣
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
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
曰卿屢違朝旨高則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
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
謝笑而訶。○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
已有富貴者集翁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
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挺鼻曰但

恐不免耳

此按
鼻似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
巢由買山而隱

上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
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
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
輩客

不深
不長許

張吳興

玄之

年八歲齟齬先達知其不常故

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
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

字佐治

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

答曰我曬書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
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
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
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
甚易解麴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
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
極有會

庾爰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

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名盛何在即答曰庾稚

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

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

奴父名

爰客庾翼子齊莊孫盛子

范玄平

汪

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

助我王曰此非技山力所能助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

能者罰酒三斗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

便作一句云娥隅躍清池桓問娥隅是何物

答曰蠻名魚為娥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

謝靈運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錄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

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晉詩晉獻公好攻戰國人

多喪其詩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

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融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

長笑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擒臘亦

放何必其鎗鈴邪河物語取笑

栢公既廢海西立簡文侍中謝公見栢公拜

栢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公曰未有君
拜於前臣立於後

郟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間一年少懷問
鼎不知栢公德衰爲復後生可畏

張蒼梧鎮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

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
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栢公坐栢語孫
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

爲讎

習襄陽人
荆地也

習云薄伐獫狁至平太原

狎豹奴

字副小

是王丹陽

混字

外生形似其舅

稍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

形時似是神相迥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

若林公須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唇

齒相湏不可以偏云湏髮何關於神明林公

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

略非頤長驟諫之不巳郗舍

融小字謂嘉賓

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真
實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人以汝家比武侯
復何所言

此等語
不可少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子猷承問
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

王文度范榮期俱爲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
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旣移
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歎之揚之糠粃在前
范曰泚之汰之砂礫在後

此語
乃

劉遵祖少爲勳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

甚忻便取爲佐既見坐之獨操上與語劉
日殊不稱瘦小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
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麩
麩而不舞故稱比之

羊公鶴可
稱其多甚多

魏長齊類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霍當
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
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

却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怕任
之風當有所弘耳以袁無怕故以此激之

范啓與却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

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直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

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郗措郗曇奉天師道何充何準修寺給僧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

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

箸弊絮在荆棘中觸地挂闕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

一詣垂名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耶郗未答

韓康伯曰何不使遊刃皆虛

蓋韓語別似有味此知用不得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務
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
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
之王孝伯罷祕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
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頰亦驗

王
臨
謝
文

謝暹夏月嘗仰卧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
跣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
後恭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

布飄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

洲名在華容縣

遭風

大敗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
人安穩布飄無恙

符朗初過江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
風土所生終無極已朗大患之次復問奴婢
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為
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朗字元達堅從兄降謝玄用為散騎侍郎
朝七宴用唾壺朗令小兒開口含唾以誇

之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盈滿

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

秦詩曰在其版屋注
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婿曰玉敦栢溫磊砢之流
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
所須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表
山松欲擬謝婚王曰卿莫近禁嚮

謀婿
至矣

相南郡與殷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

火燒平原無遺燎栢曰白布纏棺豎旒旒

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栢曰矛頭
浙米劍頭炊穀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共
上輓輻卧嬰兒穀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
瞎馬夜半臨深池穀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
故也

栢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
惟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彼不破我當撻卿
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
而况於卿周殊無忤色栢語度伯鸞鴻曰劉
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謂周不卒故不知劉言爲譏已

栢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爲二簿在坐

栢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栢

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

思道補之小字也

祖廣字淵行栢縮頭詣栢南郡始下車栢曰

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栢玄素輕栢崖字脩崖在京下有胡桃玄連

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爲嗤

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籥

壁間物亦不可得也

世說新語卷第七

國家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說新語卷第八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

須溪劉辰翁批點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也王澄何以不相推

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世說新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曾中柴棘三斗



庾公擁重足傾王公庾在石城王在冶城坐
大風搖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汗人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
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
空導元規復何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

邊何處聞有蔡克兒

克字子尼

人之輕也
更累其

王丞相以夫人如營別館眾妾羅列兒女

成行夫人遙見

大恚命駕持刀

自出尋討

公亦飛轡出門

憲牛運以左手

攀車右提

塵尾以柄助打

公九錫不聞餘物

惟短轉

轡車長柄塵尾耳

王忿之

轡車長柄塵尾耳

王忿之

轡車長柄塵尾耳

王忿之

轡車長柄塵尾耳

王忿之

轡車長柄塵尾耳

王忿之

轡車長柄塵尾耳

王忿之

轡車長柄塵尾耳

王忿之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者
燕集亭中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
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
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
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嘆子姪不令云虎

視虎獲還其所如

言其真如也
真如也
小字也
爾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舡中視之言次及劉
真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知今

日作此面向人孫廻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

咸笑其才而性鄙

邦國之嘆
何必平生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爲真長求會稽殷荅曰
真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爲
甚乃復爲之驅馳邪

又有謂真長如
三川者爲人自誰

栢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
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血
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爾對
曰運自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栢公凜然作
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願聞劉景升表不有夫

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
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
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栢公府栢公每遊燕輒命袁
袁甚取之滔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
與伏滔比有亦何辱如之

四却又非
袁伏之袁

高柔在東甚爲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爲王
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目敷奏然未有
得真文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觴
中爲人作議論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

八句曰真長學此言者真長曰我寔亦無不
與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固考
高柔也

真長對仁祖語大有情謂偏於書豈不足為高
柔有高柔誤認別本矣既貴妻感而不遂極可觀

柔字世遠嘗為安固令
書宅伏川有終焉之志

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
色彪以手歛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
謂此是瞋邪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

請真
長酷

孫綽作列僊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
豬儻遇風雲為我龍據時人多以為能王蓋
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終歲

高子好吹等牧猪七十不娶食老
胃滿根飲水故不飢不老效之者不能以

栢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
此議甚有理栢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
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強知人家國
事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欵雜劉夫人在
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
似劉對曰云兄門未有如此賓客
深有愧色

是其果不為
真長樂也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爲難
文便不復善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三
於此

一 然謂者度无与國事
下在魏清泰林兩道也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願
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

蔡伯喈睹睪苗掾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王
右軍聞大嗔曰三祖壽樂器虺瓦平孫家兒
打折

三祖上三代保守此曲虺
瓦中若非地名即不祥短命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
公道王云箸臙頰恰綉布單衣挾左傳

麻屨車後問是何物壁垢囊

林下文會
形容得人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
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
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與公到死
為死人所損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
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
謝万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
不惡何得為復飲酒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
林如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雋逸謝
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庾意甚不

以爲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下
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
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四語說
錄改

河東裴君復
是語林裴君復
下也入語自是
事以論裴君復
不

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
爲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
門雖云俗外友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
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誄答曰何至

洛下書生語
音重濁故云

般顛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尚長女僧西

敬則次女僧韶適般般少而率悟庾每不推

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般曰阿巢故似鎮西

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

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謝公言

舊目韓康伯掎肘無風骨范啓又云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

才多好上又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

傅使共語子猷直熟視良久回語太傅云

得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退

支道林、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
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文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

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

訥許

之之許

王興道謂謝望蔡跌小霍霍如失鷹師

相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

復不烝食不

說得其
近人意

秣陵哀仲家梨美大如井入口消釋
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而烝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
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至虜
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刀劫新婦與紹還出
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
在此紹違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倉卒出
此又難

魏武行役失汲道三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
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
水乘此得及前源

華池解渴之
妙存想有功

魏武常謂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
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

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言
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
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

文字中書此
鬼當夜哭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便斫人亦不自
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
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
箸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卧床上劍至

果高

自林露卧劍至即止又不
如迂以避之小說多巧

王太將軍既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

也才猶相猜憚乃箬戎服騎巴賓馬齎一金
馬鞭陰察軍中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
店食帝過謁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
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
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狽追迫之日姥其
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
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敷卧心動曰此必黃須
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
何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
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

帝生母荀氏
六故帝親之

左右軍年減十歲時太將軍甚愛之恒置帳
中眠太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
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
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陽吐汗頭
面被襜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
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
從橫信其實熟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
戮庾可以弭峻庾欲奔鼠則不可欲會恐見

進退無計溫公勸使詣陶曰卿但遙拜必
無他我為卿保之使從溫言詣陶至便拜陶
自起止之曰使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降
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定使乃引咎責躬
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陶密
自如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惟有一女
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
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
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却後
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婿身

石官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
而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國疑
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
史北征劉聰所得

諸葛令女吏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
注甚正彊無有登車理快既許江思玄婚陽
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
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得復出江郎暮來
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影暝入宿怕在對
床上後觀其意轉帖影乃詐厭良久不悟

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即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知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

愆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僮道人為侶謀曰為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愆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僮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愆度無義不可立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一人元知舊義之非故共謀過江不用此義愆度後遂仍用舊義為人講以得食故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
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
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
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娶我有一女乃不
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
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
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罵欲過阿智
方知興公之詐

范玄平注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夫

會嘗失官居東陽相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
之相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
京素亦有譽相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
至庭傾身引望語笑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
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相便謝其遠來意范
雖實投相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
曾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相悵然失望向
人虛佇一時都盡

真有如此強口者世
說東辭然種二倫

謝遏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
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即燒之

為大
人故誰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玄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
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
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與別玄問
朝廷何以徙我王曰以卿狂逆玄曰逆則應
殺狂何所徙

相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
母緣崖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跣上舡至便
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

黜其人

此怒亦何可少

毅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
吏民尋義逐之竊視惟作咄咄恠事四字而
已

栢公坐有參軍倚烝蕪不時解共食者又不
助而倚終不放舉坐皆笑栢公曰同盤尚不
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三怒皆
可觀

毅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儋
揅將去

鄧竟陵免官後還字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栢

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愧於叔達

不能不恨於破旣孟敏字叔達

甚真

相宣武既廢太宰父子

睇字道外元帝四子

仍上表云

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
憂簡文手答表云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
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
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
相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

從新安

相溫終身可告議者豈惟不片而已

相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
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大

踈毅因月朔與衆在聽視槐良久歎曰槐樹
婆娑無復生意

毅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
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陽慨然
歎曰看此山川形勢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
春人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事李王武子來之與不過
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
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
和曰何如君李和既得惟笑而已

三我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

言洛下无此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籌

語

王戎有好李常賣之恐人得其種怕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頡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悅女

遽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展字在尋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下不料

理惟餉王不留行藥名此人得餉便命

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卉木

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
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

長子
悅

蘇峻之亂庾大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
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
何爲庾云故可種於是大歎庾非惟風流兼
有治實

小說取笑豈有熟薤
更種耶陶未易愚

却公大娶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
朝旦問訊却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
及財貨事却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廼開

庫一日令任意用却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
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却公聞之
驚怪不能已已

每見嘉賓
每有可喜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
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太將軍嘗
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于沉醉
每至太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
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太將軍曰自殺
伊家人何預卿事

次无新人勸飲
無百世流矣

蘇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太將軍往脫故衣箸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襪以手擎飲食烝純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純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王愷

石崇

王君夫

愷

以糒糝

金

石季倫

崇

用蠟燭作炊

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
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爲泥王以赤
石脂泥壁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薺
齏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
極晚發爭入洛城崇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
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盭腕乃密貨
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
難煮惟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薺
齏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

馱馱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
急時聽偏轆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
後聞皆殺告者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
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
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駮物無有殺理便
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却據
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
去

以此為快是畧无惜駮
意也要亦君夫殺之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袒因直內箸曲閣

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
之後因緣相為垂死乃得出

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武帝
愷之舅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
賜愷枝柯扶踈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
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
疾已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
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
光采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

自失

世 此乃之
為戲耳

王武子披責移第北芒下于時人多地貴
好馬射買地作埽編錢匝地竟埽時人號曰
金溝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而歎曰若
與同外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
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聲名
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

彭城王有快牛

司馬權
字子興

至愛惜之王大尉與

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

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

愛王遂殺噉

與君夫
速之同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

改觀

何足
改觀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
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
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性惡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夫
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
履齒蹙之又不得噴其復於地取內口中

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

述安期承少

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况藍田邪

王司州

胡之

嘗乘雪往王螭許

王恬小字螭虎

司州

言氣少有悟逆於螭使作色不爽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栢宣武與袁彥道搏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温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

於此識彥道

謝無弈性羸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

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
父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
復坐時人歎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

獻之

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

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
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
其自然

謝

於以極不
然極有以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恭時爲丹陽尹
大始拜荊州詔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爲
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帛帶繞手恭來近

平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音使欲

相殺何僕射

益字季玄

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

方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何物俗伏

相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鬪南

郡鵝每不如甚以為忿廼夜往鵝欄間取諸

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

惟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惟當是南郡戲

耳問果如之

不聞問鵝如何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之
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惟贛戰國
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
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
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
亂幾軸俄而見誅

亦道
名言

孝武甚親數王國寶王雅雅薦王勿於帝帝
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有酒色
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才出珣

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

置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必
以爲忠遂不見珣

四情理具
是具具

王緒數讒殺荊州於王國寶殺甚患之求術
於王東時婢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
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殺從之國寶見王
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
往來無他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
日踈讒言以息

四小人姦態殊
未易絕畏哉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閣共

圍棊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帶中自選可
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
水救之帝預救左右毀餅罐太后徒跣趨井
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
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

任城王彰字子文太祖次子剛勇而黃須
此討代郡獨與麾下突勇上曰我黃須可

出

至安得為人此七
后所以不哭也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爲徐州刺史交
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
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久不

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爲之拜謂爲類也
氏恥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

陸平原沙橋敗爲盧志所讒被誅臨刑誓曰
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

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清泉茂林吳平
後機兄弟遊此十餘年後成鄰王頴討以
機爲前鋒督兵敗頴遂斬機初陸抗誅步
闡百口皆盡有誣尤之機與之誅三族无

遺 三山將 志如此

劉琨善能抗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
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

建

意氣不足持須是規
漢家遠甚可盜也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

東行平子面似羌

此言亦為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請闕謝周侯深喜
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
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
斂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
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
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
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惟當殺之
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

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

人

非茂弘不聞此書又云不任受德可也何至出取金印誦為怨非不幸也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乃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箸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王太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惟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

紛紛遂至於此因爲流涕

數參軍有於敦坐擣捕者臨成馬頭被殺
因曰周家奔出令聖位不至三公伯仁手
作而不果似下官此馬敦流涕曰伯仁
角相遇一而披冷便許之三司何國不
王法所裁漢槍

之深

言

何

既

盡

也

無

有

益

也

人

溫公初授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
絕裾而去迄於崇實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

發詔

語晦味畧不可曉
不見絕裾之是非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
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
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䟽食庾

亦疆餒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
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而不稱意中宵慨然
曰丈夫乃爲吏元規所賣一歎遂發背而卒

卽字
子南

卽不自知才品功業所稱
二十石不自足以踪死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
被篤疾兒既是偏所愛重爲之祈請三寶晝
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
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遂除

思曠如此
復何足道

相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
甲叙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

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相公即語曰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

師馬

也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

復遺臭萬載邪

此等較有俯仰
大勝史筆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疾或停

或待又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何譴人

謂公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日暮雨

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

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沉柔入隘奔

流方之入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對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
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
相車騎在上明敗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
左右云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
爲此死賢於讓揚之荆

談者刻薄豈
非更讓荆邪

冲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付已不及
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而已爲荆州

相公初報破賊荆州曾講論語至富與貴是
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溲箱盛乾棗本以塞鼻

王謂厨上亦下果遂食至盡既還婢擎金盃
盤盛水瑠璃椀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
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此是饌
語謬

元皇初見賀司空備言及吳時事問孫皓

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

是賀邵備父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割

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元皇愧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

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麥頰方知非蟹後向

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

學苑

禮勸李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蠶之穴也
所寄託爾雅曰蠍澤小者勞即蠍也似
蟹而小今彭蠡小於蟹而大於蠍即
雅所謂蠍澤此二物皆八足二螯推類
致誤不熟爾雅所以不精其小大而誤
致吐也故以為幾為勸李所誤而死食之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
挽郎一時之秀彦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
女壻從挽郎搜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
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任瞻影
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
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

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有異

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爲熱爲冷耳嘗行從

棺卽下度流涕悲哀此皆失志所爲王丞相聞之曰

此是有情癡四下飲謂設茶也人

謝虎子據小字安次兄嘗上屋熏鼠胡兒旣無由知

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

適此非復一過太傅旣了已之不知因其言

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卽亦言我其作

此中章仲反次也胡兒燠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

虛說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堪父師病虛惇聞床下蟻動謂是牛鳴
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
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維谷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
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
意氣對曰天時尚煖鰲魚鰕鮓未可致尋當
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如此語謬子
孫之羞也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國寶主
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其夜
開閣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

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知
何以誤人事邪

傳聞亦不可无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
之署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丕已
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救

袁紹子熙娶甄會女曹公破鄴不疑甄已

非足遂納之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

以姐已賜周公太祖以融博李真謂書傳

荀奉倩繁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
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

以是獲譏於世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
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
德言異後人未昧此語

賈公問

充父達晚有子故名字
以此言後有充問之異

後妻郭氏酷

妬有男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
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鳴之郭
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
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

周歲
也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
室家甚篤妻嘗妬乃罵秀為貉子秀大不平

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
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
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爲
夫婦如初

秀字彥才吳人爲夏口督有威恩孫皓欲
除之遣何定遡江而上帥以捕鹿供厨秀
預知謀遂降晉爲
驃騎將軍交州牧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每聚會賈女
於青瑣中看見壽悅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
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嬖壽聞之
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躡捷絕

人踰墻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盜自
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
氣是外國所貢一箸人則歷月不歇充計武
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
而垣墻重密門閣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
盜令人修墻使反曰其餘無異惟東北角如
有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
考問即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
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

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其蔡公譔
之雷尚書

子洽恬
皆雷生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
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
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後收石崇歐陽堅石
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
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

歸潘金谷詩集序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
歸乃成其識

岳父文德爲卿弟守孫秀爲小史
岳就顯秀不以爲憾

劉瓛兄弟

瓛兄

少時爲王愷所憎嘗召二人

宿欲默除之令作坑坑畢垂加害矣石崇素
與瓛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
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
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曰少年何以
輕就人宿

王太將軍執司馬愨王

愨字元敬

夜遣世將

三
戰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雖敗王

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稚丞子王胡

之世將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

入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

假手世將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強

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

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去已遠

應鎮南作荊州詹守思遠王儵載譙王子德

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

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

平南

王真脩載父

所為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

使欲斫脩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
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
代為郡屢言出吊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
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
太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
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人受
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
部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

疾去郡以憤慨致終

右軍嘗亦非令德又云右軍為郡有不法邪

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
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聞
克終云何耳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道子命
駕出至標所熟視首曰鄉何故趣欲殺我邪
栢玄將墓栢脩欲因玄在脩母許龍玄之度夫
人脩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
此事

世說新語卷第八

世說所載多無識理語然皆今人所有得而可
之則古亦不可謂無故自亦可弄耳

字面亦不當忽無暇細細

